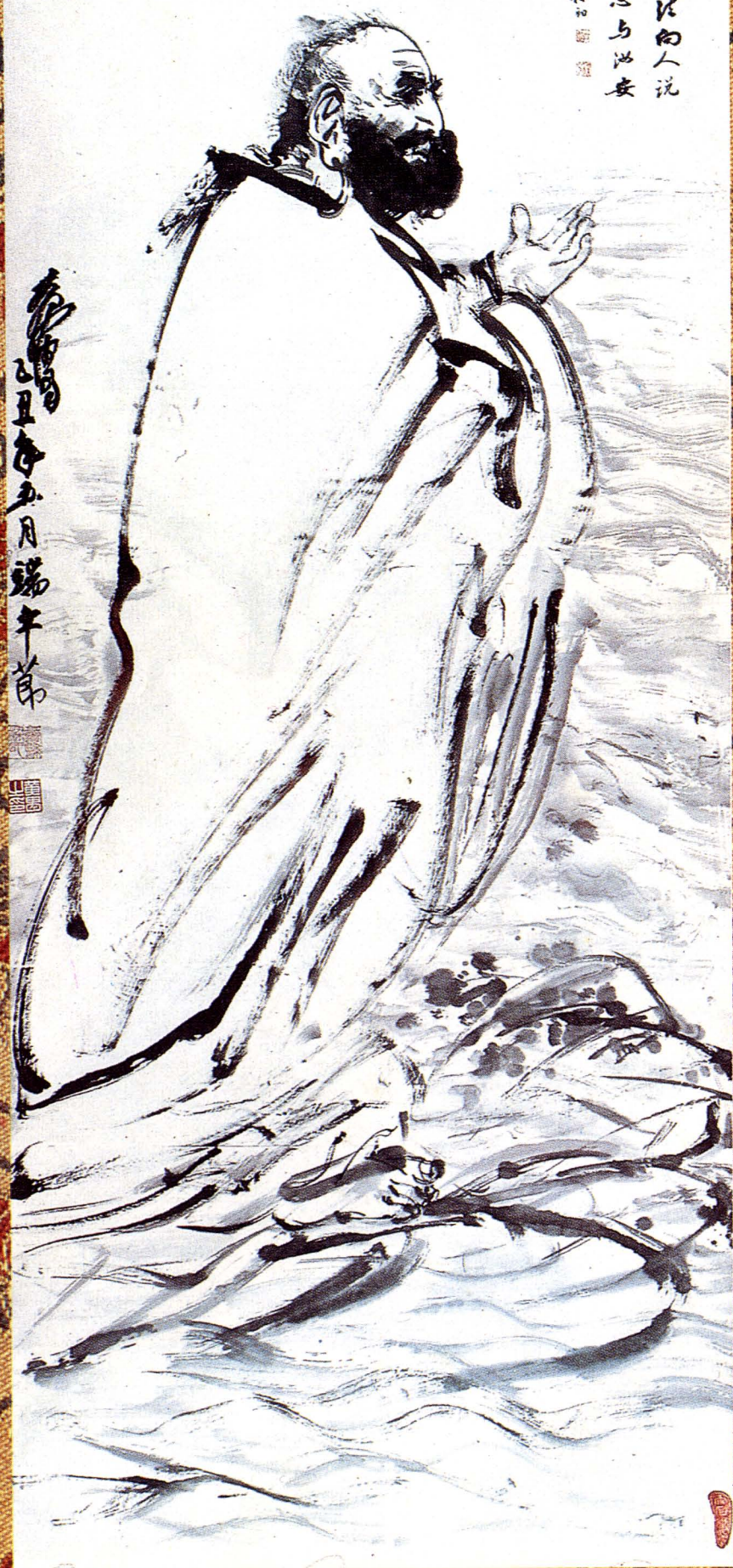


内明

一第渡江前，無任向人說
十年面壁後，時心與汝安
觀書得此一解 懷和





▷ 程十髮繪 天女散花圖

答客問

「徧計靈分別 由來假立名」

答張老居士

沈九成

×老居士道席：

三月廿日惠教敬悉，承詢：

「（一）關於「隨喜功德」問題的請教

法華經隨喜功德品云：「若四百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衆生，有人求福，一一衆生，隨其所欲，皆與滿閻浮提金銀琉璃等珍寶，及宮殿樓閣等。是大施主，如是佈施滿八十年已，復集此諸衆生等，宣佈法化，示教利喜，一時皆得阿羅漢道。若復有人，在如來滅度之後，聞是法華經乃至一偈，隨喜已，展轉隨喜至第五十人。此第五十人所得隨喜功德，遠勝前大施主所得功德，百千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查金剛經中，也有多次較量功德的經文，茲舉一例如下：

「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

在上例中，強調指出：「發菩提心」、「受持讀誦」及「爲人演說」三要點。發菩提心者，發心度盡一切衆生，令其皆得無餘涅槃也，受持讀誦爲人演說者，自度度人也。此皆出世功德，以與七寶布施的人天福報相較，其優劣可不言而喻矣。

而法華經隨喜功德品所說的大施主，除以珍寶樓閣等布施外，又復宣布法華示教利喜，令其皆得阿羅漢道，其總的所得功德，是人天福報與出世功德，兼而有之。至於隨喜的含義，據經文所載，爲聞經、演說、轉教，未提及「受持」二字，而其功德，反勝大施主所得功德，百千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答：法華經所說之大施主以七寶布施「四百億阿僧祇世界衆生，復以法施，令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道」，其法布施僅止阿羅漢等四果。換言之，僅令得「聲聞道」而已。「當知是法華經，大饒益諸菩薩摩訶薩，能令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故：「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此種較量功德，乃顯菩薩道之殊勝耳！

當知大乘經論，皆獨尊菩薩乘而貶抑聲聞乘，所謂褒大（乘）貶小（乘）是也，法華經只是特別強調而已。

又，法華經中「隨喜」義，與一般「見人喜事，隨之歡喜」之「隨喜」畧有出入。如法華玄贊之所說：「隨者，順從之名，喜者，欣悅之稱，身心順從，深生欣悅，名爲隨喜」。所謂「身心順從」者，即兼有「受持」之意。

「（二）關於佛經中「大數」問題的請教

1 俱舍論中所述五十二個數字，從一、十、百、千……到最後第五十二個阿僧祇，都是十進位的。現將有關本文的數字，摘錄於下：

序號	數名	10 ⁿ 中的n
1	一	1
2	十	2
3	百	3
4	千	4
5	萬	5
6	洛叉	6
7	度洛叉	7
52	阿僧祇	51

內明

目錄 期八七一第

答客問

「徧計靈分別 由來假立名」……沈九成……3
畧論因緣法的殊勝……沈九成……6

特稿

肇論淺釋（續）……單培根……9
識得自性便是佛 無須向外馳求……沈詩醒……13

特載

「大智度論」集粹之六十
菩薩摩訶薩應徧學諸道……智銘……16
佛教的治學經驗和原則……方興……21

四眾堂

完成修藏印行工作簡報……董正之……27
十五屆世佛尼泊爾會議……高永霄……28

法海拾貝

嚴羽的「以禪喻詩」……蔡惠明……30
六祖惠能的生平事畧……演慈……32

佛教文藝

永懺樓隨筆之八十六
獨力弘法慈悲濟衆於加拿大之
王超群醫生……馮馮……35
虛雲和尚（續）……馮馮……41

佛教消息

編輯室……45

畫頁

封面：黃胄繪 達摩像
面裏：程十髮繪 天女散花圖
底裏：關山月繪 敦煌千佛洞之供養人像
封底：秦嶺雲繪 比丘日觀圖

「 10^n 中的 n 」項的說明：在數學上， 10^n 是指 10 的 n 次方。例如 $n=2$ ，則 $10^n=10^2=10\times 10=100$ ，也表明 1 以下有二個 0 ；又如 $n=5$ ，則 $10^n=10^5=100,000$ （ 1 以下有五個 0 ，此數名洛義，餘類推。

今讀圓瑛法師著佛說阿彌陀經講義（此書民國時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解放後重印）二十八頁載：「阿僧祇十大數之首，從百洛義百洛義爲一阿僧祇，譯云無數。」其餘大數，改列表如下：

十大數表		
序列	大數名	組成
1	阿僧祇	百洛義百洛義
2	無量	阿僧祇阿僧祇
3	無邊	無量無量
4	無等	無邊無邊
5	不可數	無等無等
6	不可稱	不可數不可數
7	不可思	不可稱不可稱
8	不可量	不可思不可思
9	不可說	不可量不可量
10	不可說不可說	

上面所列，有兩個問題，須要首先研究解決：（一）是百洛義是什麼數字。俱舍論中列有洛義，其數爲 10^5 ，即十萬，度洛義爲 10^6 ，即百萬，至於百洛義，我查宋普潤大師法雲編的『翻譯名義集易檢』，並無此數，這就難了，現在假定，百洛義爲一百個洛義。（二）百洛義百洛義，按照一般數學慣例，應理解爲百洛義 $\times$ 百洛義，茲假定如此。按照上面兩個假定，計算阿僧祇的數

值如下：

$$\begin{aligned} \text{阿僧祇} &= (100 \times \text{洛義}) \times (100 \times \text{洛義}) = \\ &= (100 \times 10^5) \times (100 \times 10^5) = 10^{14} \end{aligned}$$

上項答數與俱舍論中的 10^{51} ，相差太遠了。究竟佛經中有無明白的說明，請大德善知識們，賜予開示。」

答：佛經中之涉及數字者，原始經典較爲平實，後世大乘經典，輾轉增勝，乃至無限度擴大，如原始經典之七佛，至大乘經逐漸增勝爲千佛、萬佛乃至盡虛空遍十方之無量阿僧祇佛。由四事布施，演進至金剛經之「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至「法華經更進而爲用七寶布施，四百億阿僧祇世界衆生」……皆是極言其多之形容詞，如「沙等恒河」，「微塵數」等，並非精確數字。尊表所列之「無量」，乃至「不可說不可說」，皆表示：極多、極多，多至不可量、不可說而已。後之論師，就此「無量」……等名詞，加以衡量揣度，亦取一己之揣度而已，古印度固無此數學名稱也。當知佛學非比數學，佛學中之涉及數目者，類皆譬喻、示義之意，舉數目以表大、小、多、少等等差別而已。

研讀佛經在求法求義。故古德有四依四不依之說，所謂：「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數字者，「徧計虛分別，由來假立名」（傳大士語）並無實義。若必欲於此虛妄分別而來之假名中，求其「精確」，猶算沙自困，於義無益。

管見如是，當否？乞 尊裁。如有疑問，歡迎賜教。謹覆，

順頌
道安

弟九成和南 八五年三月卅一日

略論因緣法的殊勝

答陳××居士

××居士：

來教及畫冊，均收到，謝謝！

國內出版圖書，此間均有出售，今後請勿再賜書籍。

綜觀歷來惠教，似偏重於細枝末節，從枝末求根本，甚易爲表層現象所惑亂，特別是有關哲理問題，宜從根本上求答案，根本問題有了結論，枝末問題自然得解。

來信所說：謂「因緣所生法」，偶然湊合成此世界，山河、生命、肉體等，其實，各種原子之分合分耳，我實不敢相信此等說教。我只能相信造物主——上帝！如今，科學家連一顆芝麻、黃豆的生命種子也造不起來（盡管能分析它組成成份，一絲不爽，但種到地下，人功的種子就是不生不長，因缺少了一個X——即靈魂——識神——生命主宰），而原子分解規則分合分能產生「因緣所生法」可產生得如此神奇秘奧，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您相信嗎？然而，你是「因緣法」的主持者，擁護者、深信不疑者，佛法紹隆繼承者，弘揚利生者。」

造小生命嗎？

你我都能做到。如將污垢衣服浸在洗衣粉溶液中，經七八日，即可見無數小虫蠕動。此外：枯木生白蟻，羊毛出蛀虫，白米生米虫；污水生蚊蚋，糞便生蛆虫……。此非上帝所造，乃因緣和合所成。

這些飛蝗蠕動的小生物，也是「含識」衆生，所謂：緣會則生，緣散則滅，不過智能較低弱而已。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是最根本的解釋了一切事物一切生命之所以有：「生、住、異、滅」的原理。

大至於整個宇宙，小至於「微粒子」都不外是因緣

一九八三年

十月廿二日

見「明報」

第五版



千年古蓮

，不久前已經開花結果。

遼寧省大連市發現千年古蓮的種籽，經精心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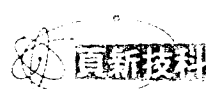
的：成、住、壞、空的：成、住、壞、空。自然界四種力：電磁力、核力、弱力、引力，都是因緣所生，亦隨因緣變易而變易。

佛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所謂「緣會則生，緣散則滅」。一切法的生、住、異、滅，都隨因緣關係的變易而變易，若離因緣關係，便無法之可言。

三年前報載日本發現四千年前的穀種，經科學家培養，得水、土、陽光、時節等緣，此古穀一樣生苗、散葉乃至結穗。去年國內發現千年古蓮，經培養後，仍能生出荷葉、蓮花、蓮子。爲什麼過去長期來不能生穗？不能開花？緣不具也。一旦水土等諸緣具足和合，便能開花結果（附

三千多年前豌豆復活生長

陳 蘇



埃及是世界古國，從古墓中發掘出三千五百年前知坦加門王殉葬品中的黃金冠就價值連城。此外更發現有一種屬於豌豆類的種子，就少為人知，無以名之。就稱之爲「知坦加國王豌豆」。

雖然這種豆曾經埋入地底下三千多年，可是一經播種在大地上時，却仍舊保持着發芽力，最後還可生長而長出可愛的紫色花朵，終於還結出種子來，是一項植物界栽培的奇跡。

這種古代植物的種子，以後還可以繼續一代一代的繁殖下去。在一九五六年時，遠傳到日本試種，由日本植物學家大町武雄悉心栽培，廣為增殖，獨立變爲另一新品種，直到最近就變爲容易栽培的一項新的奇異品種豌豆。

根據大町武雄的報道，這種豌豆的種子，最好在十月下旬到十一月月上旬播種，又或在早春也可生長。在栽培上最忌連作。可種植在花盆中或種植器與園地上均可。並可在早春欣賞到珍貴美麗鮮艷紫色的花朵，同時是蔓性關係要加上支柱支撐。豆莢長度有五至六厘米，裏面可藏有三至四粒種子，最特別的是豆莢和花一樣都是紫色，是其特徵。株距約二米，放置在陽光位置，氮性肥只在幼苗施用，苗長即施含磷、鉀粒肥一次埋入土中，播種後四個月即可收穫。



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一日新晚報

照片印本）。非常明確顯示了佛說因緣法的殊勝！

原子的結構也說明了它的「因緣關係」（寄來的「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一書中已有說明，不贅說。）

以上是物質世間的因緣法，是屬於「外因緣法」。稻芊經說：「因緣生法復有二種，有內因緣、有外因緣。外因緣法，如種子能生於芽……乃至從華生實。無種子、無芽，乃至無花、實。有種子故有芽，乃至果生……如是名爲「外因生法」。云何名爲「外緣生法」？所謂：地、水、火、風、空、時……如是六緣具足便生，若六緣不具，物則不生，（如上舉兩例）六緣調和，不增不減故，物則得生……如是名爲「外緣生法」。合「外因」、「外緣」，是爲「外因緣法」。

「內因緣法」，從二種生。云何爲（內）因？從無明乃至老死……是名「內因次第生法」。云何「內緣生法」？所謂六界：地、水、火、風、空、識界……何謂識？四陰（受、想、行、識）、五識（眼、耳、鼻、舌、身五識）名爲名，亦名爲識。如是衆法和合，名爲身……如是六緣（地、水、火、風、空、識）亦名爲身，若六緣具足，無損減者，則便成身，是緣若減，身則不成。合「內因」、「內緣」，名爲「內因緣法」。

內因緣法，依十二因緣之演變而演變。由「觸」故，生起受、愛、取、有，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若無觸，則不施設世間，亦無世間諸苦。「觸」者，即識攀緣義——識在緣中。

「內因緣法」和外（六塵）境界，即由「觸」之攀緣而生「有」的感受（使人有生活於世間的感受）。佛經裏謂之「受覺世界」，言由受覺而產生的（意識形態）「世界」。而一切受覺，乃由識觸所導致。故佛在「梵動經」中說「有觸有世間，無觸無

世間」！這就是眾生立場而言，而非由物質世界立論。是最根本、最明白說出了世間的由來！如果你沒有「觸」，就根本不知有世間的存在！也不會有由觸的攀緣而生起生老病死乃至種種煩惱！

而「觸」正是因緣法中識攀緣外境界的唯一通道。請參閱前寄的「四識住經」，深入研究，體會其義，便可悟入因緣法！

眾生一切知見，亦皆由識觸而生，若無識觸便無一切知見，請深思！何況邪知邪見？僧肇論般若，謂「般若無知」，龍樹在大智度論謂：「有無二見滅無餘」！……這就是眾生的本源境界！請善思此義！

外因緣法是說明物質世界一切事物成、住、壞、空之法；內因緣法是解釋有情（含識）之所以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及所以流轉生死苦海之法。（請參閱「緣起聖道經」及「九心輪」。）

因緣法是最根本大法，一切法、一切世間皆依此建立！無因緣法，即無一切法！亦無世間可施設。

請從此因緣法痛下工夫！通達了因緣法，現在你所有一切疑問，皆可得解。毋須我再一一解答矣。祝

淨安

九成和南 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五日

××居士：

居士來教及『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一冊俱收悉。謝甚。

承示「大海不擇細流」之說，若居士猶當盛年，我將讚歎。

然居士與我皆逾七旬，來日苦短，時不我與，猶毒箭喻經之所說，恐無時間去研究射箭之人以及弓箭製作材料等等問題矣。

此經前函已附奉，諒已邀覽。希加意深思！

「知用以顯體」似與「大海不擇細流」說不稱。當說明何者是用？何者是體？然後可證我說之非謬。居士可從此點著手，一門深入，可以見法。

『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約畧翻閱一過，所說：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禪宗，皆有誤解，徒亂知見，於義無益！此乃「死胡同」永遠找不到出路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皆「二法」也，不出佛說「因緣法」範圍，請深自思惟。

所云：只合先去「妄見」「邪行」甚是！甚是！何謂「妄見」？何謂「邪行」？然後躬自反省，我有何妄見、邪行？然後一盡除，即見道跡，不必到處求道矣！

「中陰身得度法」，手頭無此書，無法寄奉。至於咒術，佛所禁戒，非正法。

居士自謂：「先去妄見邪行」？而所欲蒐集者，悉皆妄邪之書！可見猶未能分別正邪？如何「去妄邪」哉？

屢承下問，當有前緣，故歷次所答，皆本至誠，以真正之佛法奉告！字字皆依佛經，無一字杜撰，居士為雜學所障，不別正邪，誠如佛所言「世間盲目，我其奈何？」

道貴精一，大忌雜亂！棄君之妄邪知見，當下是道！不勞垂詢矣！此復，祝

淨安

九成和南 四月二十一日

肇論淺

釋

單培根

四、涅槃無名論

涅槃是佛教徒所求證之果，是解脫生死之稱。於是後世以佛弟子的逝世、皆美其名爲涅槃，僧肇此論，是在鳩摩羅什逝世後所作，僧肇在羅什逝世的下一年也死了，故此論之作，是即在羅什死後的，乃僧肇懷念其師之作。也是因爲羅什逝世，衆皆懷念。大家關心涅槃的問題，適秦王也有答安城侯姚嵩問無爲宗極之書，僧肇遂有此討論涅槃之作。論成，上表於秦王，呈秦王閱覽。在僧肇傳中說：「答旨殷勤，備加讚述，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可見是甚受推重的。秦王答姚嵩書說：「既曰涅槃，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僧肇卽以此論名涅槃無名論。」

奏秦王表

上書皇帝稱奏，所上之書爲表。表是表白、表明。秦王是姚興。

僧肇言：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

此用老子語，一指道而言，道一而已，不許有二。天得其道以清明，地得其道以安寧，君王得其道以治天下。也即是稱頌君王是德配天地的。

下：

伏唯陛下，濬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環中，理無不統，游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則，所以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陛是階陛，對皇帝的尊稱，如稱人爲閣下，足下。濬是深，哲是智慧，欽是可敬，明是聰明、明曉，意謂智慧非凡，理事清明，萬民欽服。此四字儒家用以稱頌古之堯舜，今以稱頌秦王，言其上同堯舜。道與神會，言其心神合於道，不說神與道會，而說道與神會，尊其是天賦的，不學而自然的，環中是圓環之中，如輪之軸，百輻俱湊。居其中而天下皆歸之，循理無有不受其統的，

故說：妙契環中，理無不統，君王主宰天下，日理萬端，故說游刃萬機，這樣的忙，而還是天天弘揚佛道，故說弘道終日，威武使萬民無有不伏，而又施行文教，制訂法律，威被蒼生，言其武功，垂文作則，言其文治。所以世界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這也是老子說的，而王是其中之一。這是僧肇對皇上的恭維，我們寫信給人，也首先要說幾句恭維話。

涅槃之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莽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殆非羣情之所測。

現在說其所要說的了，所要說的是涅槃。先言其重要性。佛的教法，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三乘之目的，同歸於此。三乘之中，以菩薩乘為最廣大，故稱為方等教。方等之所究竟終極，也在於此，如淵如府。次言其難知。渺莽言其廣大無涯。希夷言其微細莫尋。太大了，太小了，都是在耳目視聽之外的。其理又是極深奧抽象，不是人們的思想所能測度的。

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律，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此自說所學，用謙虛的口吻出之，說我是很卑賤的人，叨蒙國家的恩賜，使也在學習的地方，白白地住着，在什公的門下住了十餘年。

雖衆經殊致，勝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

雖經典衆多，所說各異。勝義所趣，亦非同一，然我於涅槃一義，總是作為首要來聽習。

肇才識暗短，雖屢蒙誨喻，猶懷疑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

僧肇又自謙的說：我很愚笨，缺乏知識，雖屢屢承蒙什公教誨曉

喻，還是心中懷疑，模模糊糊，總算自己努力勤學，也好像有些了解。

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為永慨。

然而未有高明通達的先說，我不敢自信，即加決斷，很不幸的，什公去世了，我欲問也沒處問，只能長歎無已。

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

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陛下天縱之聖，其德不孤，所以獨能與什公心心相應。眼睛一看，不容分說，即知其道在是。很快活的盡其中底細。所以能振起西來的玄妙風教，來開發此土末俗。

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為宗極：何者？夫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着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無復於生死。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

有一天，得到蒙皇上答復安城侯姚嵩的書，問的是無為宗極，以無為為宗，無為究竟是怎樣？答書說：涅槃無名。為什麼呢？衆生久久流轉於生死之中，永永無有止息，都是為了愛欲，執着愛欲之故。假使能夠愛欲停止，不復起於心中了，那末，也就不再有生死，既沒有生死，這時的心神，就沉潛於虛玄寂默之中，和虛空的德同樣了，這即名之為涅槃，涅槃義為解脫，既名涅槃，可知是無可名的強名。

斯乃窮微言之美，極象外之談者也。自非道參文殊，德侔慈氏，孰能宜揚玄道，為法城塹。使夫大教卷而復舒，幽旨淪

而更顯。

這是僧肇對秦王答復的讚歎。說：這是將聖人微言的妙旨，都發掘出來了，言極於象，今則象外之意也談出來了。此非文殊之大智不能說，非彌勒之大慈也不會說。道通文殊，德合慈氏，乃能發為此說，宣揚深玄之大道，保衛正法，如城如壘，使魔外不能入侵，這樣使如來的大教，卷藏而又復舒展，佛法的深義，淪沒而又重顯彰了。

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懷，手舞弗暇，豈直當時之勝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

我盡心的探索，翻覆的研究，簡直放不下手，心胸開朗，滿懷歡喜，連到手足也舞蹈起來不能停了。我認爲這不單是爲了當時學佛的人鋪設的大路，使都可由之而行，而乃是爲萬世千劫欲度生死河流的人建造的橋梁啊。

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可以匠彼先進，極拔高士。

然聖上所說的意旨，淵深玄奧。其理微妙，其言簡約。對於先進的人，高識之士，聰明利達，舉一反三，這樣簡約的說法，已可作彼匠人，令其得蒙救拔了。

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庶擬孔易十翼之作。

我恐怕一般好像只看題目那樣的人，望文生義，未能明了皇上之意，我想到從前孔子爲易作了十翼，今也做效這樣。

豈貪豐文，圖以弘顯幽旨。

不是貪文章的豐富，而乃是希望弘揚顯明其中深幽的意旨。

輒作涅槃無名論，論有九折十演。

我就作了涅槃無名論。論有九折十演。首章開宗明義之後，折難九次，演答九次，合爲九折十演。

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

論中文義，廣博採取於諸經，借以證明，使成曉暢。上以敘述陛下所說涅槃無名之旨。

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不敢說已關涉到聖神之心，徹底究竟，深遠至當。不過於此涅槃玄門，作些擬議，用以分布曉喻學徒罷了。

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云：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

在秦王答書的論中末章，有說：諸家通第一義諦的，都說：第一義諦是空，應是空廓廓，靜寂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這樣說法，太爲莽闖，不近人情了。假使沒有聖人的話，還有什麼知道這無的涅槃呢？

實如明詔，實如明詔。

僧肇認爲秦王所說的話是對的，所以連說：的確是如所明白詔示，的確是如所明白詔示。

夫道，恍惚窈冥，其中有精，若無聖人，誰與道游。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語出老子，以形容道的，是若有若無，可見不見之意。然而非無物非無精。老子以道爲聖人所游履。今僧肇用其語以說明佛道，以爲涅槃是所證，不可無能證的聖人。

頃諸學徒，莫不躊躇道門，怏怏此旨，懷疑終日，莫之能

正。

近來這些學徒，沒有不於此道門，猶豫不決，未明此旨，快快不樂。一天到晚在懷疑着，沒有人能加以決定。

幸遭高判，宗徒劃然，叩關之僞，蔚登玄室，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

現在有幸了，逢到皇上高明的判定。問題劃的一聲解決了，扣關門而欲入道的一班人，大批的登堂入室了，真可說是：佛法之輪重轉於閻浮，佛道之光復映於千載之下了。中國自謂亦在南閻浮提州，姚秦之世，距佛涅槃千餘年，所以這樣說。

今演論之作旨，曲辨涅槃無名之體，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

今將論中之意旨，加以演說，委曲辯明涅槃無名之體，孔子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他們排除方外之談，認為是空廓廓的一無所有。這種斷滅的論調，將他寂止下來。

條牒如後，謹以仰呈，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一條一條寫錄在後面，謹以仰呈皇上。假使有些符合聖旨的，希望勅令存下登記。如其有錯誤的話，伏願承蒙指授，後又具名僧肇言。在表的首尾都具名，所以示其始終。

泥曰、泥洹、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蓋是楚夏不同耳，云涅槃音正也。

有譯泥曰，有譯泥洹、有譯涅槃，是前人後人翻譯的不同，都是譯音，因為南北方言不同，楚地夏地各各譯之，用字各異了，比較起來，譯涅槃，音為正確，嗣後遂通用涅槃。

（未完）

（上接第15頁「識得自性便是佛 無須向外馳求」）

弘忍說：「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又慧能說：「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見「壇經」》。因此，識得自性，猶如千年暗室一燈明，照見自身是佛，從此光明永駐不滅。

話說至此，本當了結。但成佛之後，尚需下一轉語：即佛滅已，與眾生無異，在凡在聖；世出世間，毫無差別。何以故？因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法原來就在日常生活中，在行住坐臥中，在吃飯喝茶外，在言語相間中，在所作為中。饑來吃飯寒添衣，困時睡眠熱吹風。一切任其自然，恰到好處。慧海經：有源律師來問：「和尚懂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般須索；睡時不肯睡，百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如果于日常應用中，舉心動念，有執有求，即與佛法相違。故黃檗說：「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見「傳心法要」）。此無求無著，離一切相，便是無心之心，譬如「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見「傳心法要」》。然「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而關鍵，在我們懂得了這些道理後，要不執「心」，不執「無心」，更不執介於兩者之間的「中」，方能於無心之心中，保持自性清淨，常住真心。

以上是我讀黃檗「傳心法要」後的一點心得。本人於佛學，僅是一個初學者，學識淺薄，恐難一言中的。掛一漏萬，錯誤不免，今就正於方家，懇請不吝賜教。



識得自性便是佛 無須向外弛求

——讀黃檗「傳心法要」

沈詩醒

世界上一切學問，都不外對宇宙與人生之真理的探索。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立各家之說是也。中國先儒曾說：「不知天無以知人」，蘇格拉底亦教人說：「你要知道自己」。這實在是不可偏廢的一個總體的兩面。隨着現代科學日益昌盛和高度發展，當今處在微電子信息時代的人們，已不再滿足對宇宙宏觀和物理微觀世界的探索，進而發展到對人類自身之探索。一個新興學科——生命科學，正以勃勃生機在發展着。遺傳工程學、分子生物學中有關人類之起源，大腦之結構，生命之奧秘等課題，似乎對人們具有更大的誘惑力，自天外來客與人體特異功能的發現，拉開了這一領域的序幕後，所謂修行煉丹、成仙成佛等命題，已不局限於宗教的範圍，而開始涉足於科學的領地。尤其是佛學中的禪學，風靡於地球的東西兩側，使人們在修身養性，開發智力上，不無裨益。因此，借助人類所特有的思維能力，

來自我觀點，自我發現，自我認識，已不僅僅是科學發展的需要，而是科學本身的需要。

所謂「自我觀照」就是反求諸己，對鏡自照，通過自我反省，自我發現和認識的過程，來達到返樸歸真，真實自顯的境界。古人說：「我日三省吾身」，「靜坐常思己過」，「六祖壇經」亦曰：「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這個「道」，就是佛道。若能把握「天真無邪」，不向外馳求，識其本源清淨之心，便得當下悟入，而頓成佛身。佛者，覺也，覺者，自覺、覺悟也。覺悟者，就自身而言，乃是心口合一；就自他而言，乃是內外合一；若於自性清淨中，返於自然，便能照見五蘊（色、受、想、行、識）皆空（空，指現象世界的一切皆屬虛妄不實）。法空、我空，無有執着。無有執着，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這種無為而無

不爲，乃是人的智慧達到一定的高度，如同原子彈爆炸後，到釋放出來的能量。一種出自內心，不可抑止的奮發向上的力，一種不謀私利的無我獻身精神，反過來又有益於自身和衆生。

因此，自我觀照，能使我們發現人體內蘊藏着巨大的智慧；自我認識，能使人們有效地將這一潛力開發出來，運用於物質世界。這就是科學中「能量轉換」原理與佛家中「心能轉物」的妙諦。人們一旦自我發現，自我認識，便登上了通向智慧之巔的途徑，進入佛的境地。

通常，人們往往視「我」與「心」爲兩體，以「我」之「心」去向外覓「法」求「佛」。殊不知，這是迷顯互殊，不識自家珍寶。佛說心、佛，衆生本無差別，我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法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即是我。何處可於心外著物，向外覓求？黃檗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會生不會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踪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見『傳心法要』），上元湛愚老人亦曰：「心即我也，我即心也，非我有此心也。我有此心，則心與我有二矣。人當起念時，認以爲心。要知念有生滅，常住真心豈有生滅？既常住真心無有生滅，則其光明普照亦無有取滅。自無始至今，照見諸佛成佛，照見一切衆生輪轉。此能照之心，人人皆具，非今衰古盛，智有愚無」。又曰：「心者我也，即常住真心也。十方如來與大地一切衆生，總在此常住真心中行住坐臥。自無始至今當下，並無一刻能離，惟悟者，則爲如來；迷者，則爲衆生，非有甚奇異也。既有此常住本體，則自然有無量光明無量作用，皆從此常住真心發現。自然而然，不用修學」（見『心燈錄』）。可見，佛與衆生，僅一悟一迷之差。

那麼如何才能轉覺離迷，明心見性呢？這顯然是一個屬於精神領域的問題，但決不是「唯心」對「唯物」的反面。「唯」，佛家言：「不離也」。唯物者，不離物；唯心者，不離心。所謂「心」，並非某個生物器官，而是人類通過感覺器官：眼、耳、鼻、舌、身這五根，對外界色、聲、香、味、觸那五塵發生作用後，反映到大腦而成的一種意識。這種意識，乃是對境起念，念念相續而成。雖然後念一起，前念即滅，但就在這剎那的變化之中，前後始終是相連相續的，同樣，主觀意識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也在隨着各自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的。因此，誠如『金剛經』所言：「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心」，從廣義來說，就是生命之流，意識之流。「心」既是如此，那與「心」相對的「物」，當然就是現象與本質相結合的物理世界，整個宇宙所指了。兩者雖相反，實相成也。因爲心離物而不顯，物離心而不存。客觀對象，必須通過主觀意識而起作用。這就是精神與物質，能與所之間相互爲用的關係。

誠然，物質問題說到底，離不開精神的轉依作用。譬如一個人，有自然與社會雙重性。就自然人而言，是有各種元素、生物細胞、神經系統、血肉皮骨、內外器官等組合而成的具有各種生理功能的動物，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以獨具思維能力而高於一般動物，成爲萬物之靈。前者是物質的，後者是精神的。那麼從人體和思維這個角度來看，人就自然成了物質與精神的複合體。再就社會人而言，自嬰兒呱呱墜地起，經過幼兒、童年、少年、青年、成年等各個生長時期，無時無刻不在同外界發生聯繫。從血緣到地緣，親緣到人緣，父母的哺育，文化的教育，風俗的沿革乃至社會的影響……於衣食住行，文化娛樂中，使人逐漸形成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這又不外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調和。

由此，概括人的一生：生、老、病、死，是對時間的佔有；人的一切活動，從家庭到社會，是對空間的佔有。推而至於宇宙，亦復如是。宇宙本為時空概念的組合。中古哲人曰：上下四方為宇，往古來今為宙；印古哲人擴為世界曰：過去、現在、未來為世，上下八方（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為界。因此，世界萬物自產生、發展、到消亡，無時無刻不在時空間架（亦即範疇）中進行的。無時無刻不在受着因果律的支配。從宇宙天體的形成到自然界以至於人類，莫不如此，過去的積累是因，現在的發生是果；現在的積累為因，將來的？化為果。因果重重，相續無盡，無不剎那變滅生死相連的。上溯過去無始，下推未來無終，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由各種現象相互關聯所造成的。然後經過成、住、異、滅四個階段，又孕育了新生命的開始。這種萬物遷流不息的現象，可以約為四個字：即「生命之流」。如一顆種子入土，經過發芽、生根、開花，最後結果。其果，又為下一代生命的種子。又如人生在世，只是人類生命長河中的一現，縱然活上幾十、幾百歲，也不免一死，從我們的祖先……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到自己，推至兒子、孫子、曾孫、玄孫……子子孫孫，皆在生死流轉中，相傳無盡的——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不知經過了多少世多少代的更替，猶如「種子說」一般，從遺傳學和生命再現來看，這就是同體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如一個胎兒在母腹中，其整個孕育過程經歷了從最初如原生動物、海綿動物，以後如腔腸動物、棘皮動物，然後具有原始脊索動物的脊索，稍後有魚類鰓囊的痕跡，再後有低等哺乳動物的尾布和體毛，更後有脫離原始低等動物而進入高級階段，最後為人的形態直至脫胎於母體，將生物進化約幾千萬年的歷史，都重新復演了一遍；將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跡都攝入體內。可見生命之價值，人類智慧之寶貴。

然「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世間事物，萬象森然，無不由「緣」而起，由條件構成。常言所指為某事某物，皆眾緣和合，等流相續的假相而已，如種子的生長，必須靠土壤、空氣、水分、陽光、肥料等，又如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離不開衣食住行。只

有在溫飽中求生存，方能於生存中求發展，以確保生命之樹不謝，而趨於人格之完成。如果抽去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那歷就無法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因此，人生就像一個錯綜的網，舉一目即統攝了一切，說一切又綜合歸結於一。僅就人的活動而言，沒有一息不與全人類、全宇宙的呼吸相通。一手指可以攪動太平洋的海水，一呼吸可以變化全世界的空氣，正如梁啟超論史，說：「史之為態，若激水然，一波才動萬波隨，舊金山金門之午潮，與上海吳淞口之夜汐，鱗鱗相接，如環無端也。其發動力有大小之分，則其蕩激亦有遠近之異。一個人方寸之動；而影響及於一國，一民族之舉足左右，而影響及於世界者比比然也。」就戰爭一事，足以證之。而有些小事，肉眼所不能見之者，只因其動，其變太微罷了。縱觀歷史，橫察現世，既然我們看到了宇宙天地如此廣闊無垠，生命之流源遠流長，無始無終，我們自然就能把心量擴大至無限，使人的精神世界在與宇宙實相，相吻合中，無有滯礙。並通過自我認識和對現象世界的認識，從而契悟宇宙人生之真諦，達到法空、無我的境界。威廉·詹姆士說：「認識是一種意識作用；因此，它所包含的第一個因素就是一種能夠產生認識意識的狀態」。（見『認識作用』）。「意識狀態」包含兩個因素：一為統攝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識的第七識，佛學中稱「末那識」，即意根；一為第八識，佛學中稱「阿賴耶識」，即藏識、潛意識。前者是可以知覺的，後者是難意識的下意識或本能。而「一種能夠產生認識的意識」，正是一種自覺的意識狀態。如前所述，當我們自身在與天地精神往來中，感覺到「我」僅是代名詞，並非真有；「心」僅是「意識之流」，並無實體；「法」僅是自我觀照、自我發現的過程，於心外並無他法；「佛」僅是自我認識，自覺，於心外並無一佛時，我們就無所謂「執着」，更無所謂「覓求」了。這種從「我」、「心」、「法」、「佛」的統一，到「無我」、「無心」、「無法」、「無佛」的統一，便是一種自覺狀態中的意識作用。這一作用，足以使我們解脫精神的羈絆，心靈得以淨化而歸於本源、本性。（下轉第12頁）

菩薩摩訶薩應徧學諸道



「大智度論」集粹之六十

智
銘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大智慧成就，行是深法，亦不受果報！」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菩薩摩訶薩大智慧成就，行是深般若波羅蜜，亦不受果報。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諸法性中不動故。……菩薩於無所有性中不動；色性中不動，受、想、行、識性中不動，檀波羅蜜性中不動，尸羅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性中不動。四禪性中不動，四無量性中不動，四無色定性中不動，四念處性中不動，乃至八聖道分性中不動，空三昧、無相、無作三昧，乃至大慈大悲性中不動。何以故？是諸法性中即是無所有，以無所有法，不能得所有法。」

須菩提言：「所有法能得所有法不？所有法能得無所有法不？無所有法能得無所有法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若無所有不能得所有，所有不能得所有，所有不能得無所有，無所有不能得無所有，將無世尊不得道焉？」

佛言：「有得，不以此四句：非所有，非無所有，無諸戲論，是名得道。」

須菩提言：「何等是菩薩摩訶薩戲論？」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觀色，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色若苦若樂，受、想、行、識若苦若樂，是為戲論。觀色若我若非我，受、想、行、識若我若非我，色若寂滅若不寂滅，受、想、行、識若寂滅若不寂滅，是為戲論。若聖諦應見、集聖諦應斷，滅聖諦應證，道聖諦應修，是為戲論。應修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是為戲論。應修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是為戲論。應修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是為戲論。應修八背捨、九次第定，是為戲論。我當過須陀洹

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是爲戲論。我當具足菩薩十地，是爲戲論。我當入菩薩位，是爲戲論。我當淨佛國土，是爲戲論。我當成就衆生，是爲戲論。我當生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是爲戲論。我當得一切種智，是爲戲論。我當斷一切煩惱習，是爲戲論。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色若常若無常，不可戲論故，不應戲論，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不可戲論故，不應戲論。乃至一切種智不可戲論故，不應戲論。何以故？性不戲論性，無性不戲論無性、離性、無性，更無法可得。所謂戲論者，戲論法，戲論處。以是故，色無戲論，受、想、行、識乃至一切種智無戲論。如是，菩薩摩訶薩，應行無戲論般若波羅蜜。」

佛又言：「色性無，乃至一切種智性無。若法性無，即是無戲論。以是故，色不可戲論，乃至一切種智不可戲論。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無戲論般若波羅蜜，是時得入菩薩位。」

須菩提白佛言：「若諸法無有性，菩薩行何等道入菩薩位？爲用聲聞道？爲用辟支佛道？爲用佛道？」

佛告須菩提：「不以聲聞道，不以辟支佛道，不以佛道，得入菩薩位。菩薩摩訶薩徧學諸道，得入菩薩位。譬如八人先學諸道，然後入正位，未得果而先生果道。菩薩亦如是，先徧學諸道，然後入菩薩位；亦未得一切種智，而先生金剛三昧，爾時，以一念相應慧得一切種智。」

須菩提問：「云何當知菩薩摩訶薩徧學諸道，得入菩薩位？」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作八人得須陀洹果，乃至得阿羅漢果、得辟支佛道，然後入菩薩位，無有是處。不入菩薩位，當得一切種智，無有是處，若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行六波羅蜜時，以智觀過八地，何等八地？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辟支佛地，以道種智入菩薩位，入菩薩

位已，以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習。八人若智若斷，是菩薩無生法忍；須陀洹若智若斷，斯陀含若智若斷，阿那含若智若斷，阿羅漢若智若斷，辟支佛若智若斷，皆是菩薩忍。菩薩學如是聲聞、辟支佛道，以道種智入菩薩位，入菩薩位已，以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習，得佛道。如是，菩薩摩訶薩徧學諸道具足，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以是饒益衆生。」

須菩提白佛：「何等是菩薩道種智？」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生一切道種淨智，何等是道種淨智？若諸法相貌所可顯示法，菩薩應正知。正知已，爲他演說、開示，令諸衆生得解。是菩薩摩訶薩，應解一切音聲語言，以是音聲說法，徧滿三千大千世界，如響相。以是故，菩薩摩訶薩，應先具足學一切道。道智具足已，應分別知衆生深心：所謂地獄衆生，地獄道，地獄因，地獄果。應知、應障，畜生、餓鬼道，畜生、餓鬼因，畜生餓鬼果，應知、應障；……無邊虛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道，因果應知。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因果應知。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因果應知。菩薩以是道，令衆生入須陀洹道，乃至阿羅漢、辟支佛道，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是名菩薩摩訶薩淨道種智。菩薩學是道種智已，入衆生深心相。入已，隨衆生心如應說法，所言不虛。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善知衆生根相，知一切衆生，心、心相法所趣。菩薩摩訶薩如是應行道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一切諸善助道法，皆入般若波羅蜜中，諸菩薩摩訶薩、聲聞、辟支佛所應行。」

須菩提白佛言：「若四念處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一切法，皆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世尊！云何是助道法，能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不合不散，無色、

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無所取，無所捨，譬如虛空無所取捨。」

佛言：「如是！如是！諸法自相空，無所取，無所捨。有象生不知諸法自相空，如是象生故，顯示助道法，能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所有色、受、想、行、識，所有檀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所有內空、外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初禪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三解脱門、八背捨、九次第定，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種智等諸法，於是聖法中，皆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以世俗法故，為象生說令解，非以第一義。於是一切法中，菩薩摩訶薩以智見如法應學。學已，分別諸法，應用、不應用。：：：如聲聞法、辟支佛法，分別知不應用，一切種智，分別知應用。」

須菩提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不學諸法相，云何學諸法相？若有為、若無為，學已過聲聞、辟支佛地？若不過聲聞、辟支佛地，云何入菩薩位？若不入菩薩位，云何當得一切種智？若不得一切種智，云何當轉法輪？若不轉法輪，云何以三乘度眾生生死？」

佛告須菩提：「若諸法實有相，菩薩應學是相。以一切法實無相，無形、無色、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以是故，菩薩摩訶薩不學相，不學無相。何以故？有佛無佛，諸法一相，性常住。：：：諸法無相，非一相，非異相，若修無相，是修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言：「云何修無相是修般若波羅蜜？」

佛言：「修諸法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色壞；修受、想、行、識壞；修眼、耳、鼻、舌、身、意壞；修色、聲、香、味、觸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不淨觀壞，修初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禪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慈、悲、喜、捨壞；修無邊

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念滅、念安般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無常相、苦相、無我相、空相、集相、因相、生相、緣相、閉相、滅相、妙相、出相、道相、正相、跡相、離相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十二因緣壞；我相、眾生、壽命相，乃至知者、見者相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常相、樂相、淨相、我相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壞；修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壞；修八背捨、九次第定壞；修有覺有觀三昧、無覺有觀三昧、無覺無觀三昧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苦智、集智、滅智、道智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盡智、無生智壞；修法智、比智、世智、他心智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內空、外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量智、十八不共法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壞，是修般若波羅蜜。修一切智壞、修斷一切煩惱習壞，是修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名修色壞，乃至修斷一切煩惱習壞，是修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念有色法；不念有受、想、行、識；乃至不念有斷一切煩惱習法，是為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有法念者，不修般若波羅蜜。有法念者，不修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人着法，不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如是著者，無有解脫、無有道、無有涅槃。有法念者，不修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不修空三昧，乃至不修一切種智。何以故？是人著法故。」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是有法？何等是無法？」

佛告須菩提：「二者是有法，不二者是無法。……色相是二，受、想、行、識相是二，眼相乃至意相是二，色相乃至法相是二，檀波羅蜜乃至佛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有爲、無爲性相是二。一切相皆是二，一切二皆是有法，若有法便有生死，若有生死不得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以是因緣故，當知二相者，無有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無有道，無有果，乃至無有順忍；何況見色相，乃至見一切種智相！若無修道，云何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斷一切煩惱習。」

佛說菩薩行六波羅蜜，不受世間果報，須菩提歎未曾有，認是菩薩爲大利故，不受小報，佛可其意，更自說因緣：所謂菩薩於諸法性中不動。諸法性者，無所有畢竟空，如、法、性、實際，菩薩定心安住是性中不動；色性中不動，乃至大慈大悲等性中不動。何以故？是諸法性，衆因緣生，故不自在、無定相，無定相故無所有。諸法者，所謂色等法，因是色法故說無爲，是故無爲法亦無所有。何以故？不可以無所有法得所有法。

無所有法，得一切聖人所稱讚，所住處，不能有所得，所有法當亦不得所有法。所有、無所有，二俱有過。無所有法亦不可得無所有，何以故？所有法有生相、住相，以虛誑故，當無所得，何況無所有！從本以來畢竟空而有所得！

佛云：「非所有，非無所有，無諸戲論，是名得道。」四句皆不得，但實有道法，何以故？四句有如上失故，若離是四句戲論，即是道。

所謂「戲論」，是色等若常、若無常，是爲菩薩戲論。何以故？若常則不生不滅，無罪福好醜；無常亦不然，何以故？因常說無常，常既不可得，何況無常。復次，若無常是色等實相，亦不應有業因緣果報，何以故？色等諸法念念滅失故。若業因緣果報滅，則不名無常相。如是等種種因緣故，無常非是色等實相，

如先破無常中說，乃至作是念：「我當斷一切煩惱習。」是爲戲論。色等諸法不可戲論，而凡夫人戲論諸法，菩薩於不可戲論，隨法不戲論。何以故？自性不能戲論自性，所以者何？性從因緣生故，但有假名，云何能戲論？若性不能戲論，何況無性！無性、離性，更無第三法可戲論。所謂戲論者：戲論法、戲論處，是法皆不可得。色等法不可戲論相，如是，菩薩應行無戲論般若波羅蜜，若菩薩能行是不可戲論般若，便得入菩薩位。

菩薩乃大乘人故，不應用二乘道入無戲論菩薩位，又六波羅蜜未具足故，亦不能用佛道，菩薩應偏學諸道，入菩薩位，先備學諸道，住金剛三昧，以一念相應慧，得一切種智果。

菩薩初發意，行六波羅蜜時，以智慧觀入八地直過，入菩薩位，得一切種智，斷煩惱習。二乘人於諸佛菩薩智慧得少氣份，是故八人若智若斷，乃至辟支佛若智若斷，皆是菩薩無生法忍。智，名學人八智，無學或九或十。斷，名斷十種結使，所謂上、下分十結。須陀洹、斯陀含畧說斷三結，廣說斷八十八結。阿那含畧說斷五下分結，廣說斷九十二。阿羅漢畧說三漏盡，廣說斷一切煩惱。是名智斷。智斷皆是菩薩忍。聲聞人以四諦得道，菩薩以一諦入道。佛說是四諦皆是一諦，分別故有四。是四諦二乘智斷，皆在一諦中，菩薩住柔順忍中，學無生、無滅，亦非無生非無滅；離有見、無見，有無見，非有非無見等。滅諸戲論，得無生忍。無生忍者，常不生惡心，是故名無生忍。

得是忍，觀一切法畢竟空。斷緣，心、心數法不生，是名無生忍，或能過聲聞、辟支佛智慧，名無生忍。聲聞、辟支佛智慧，觀色等五衆生滅，心厭、離欲解脫。菩薩以大智慧觀生滅時，心不怖畏如小乘人。菩薩以慧眼求生滅實定相不可得。但以肉眼粗心，見有無常生滅。凡夫人於諸法中著常見，是所著法還歸無常，衆生得憂悲苦惱。是故，佛說欲離憂苦，莫觀常相，是無常破常顛倒故，不爲著無常故說，是故菩薩捨生滅觀，入不生不滅

中。

無常有二種：一者、破常顛倒，不着無常。二者、著無常生戲論。無生忍亦如是；一者、破生滅，不著無生無滅故，不墮常顛倒，二者、著不生滅故，墮常顛倒，眞無常者，滅諸觀，語言道斷，觀一切法如涅槃相。從本以來常自無生，非以智慧觀故令無生。得是無生無滅畢竟清淨，無常觀尚不取，何況生滅。如是等相，名無生法忍。得是無生法忍故，入菩薩位。入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種種因緣度一切衆生，多所饒益。

菩薩住無生忍法，得諸法實相，從實相起，取諸法名相語言，既自善解，爲衆生說，得令開悟。菩薩福德因緣故，解一切衆生音聲語言，以是音聲徧三千大千世界，亦不著是聲。以是故，菩薩應知一切道，徧觀衆生心，知其本末，以善法利益，遮不善法——惡道。訶惡道，讚善道。菩薩知衆生應以小乘法度者，以小乘法而度之。應以大乘法度者，以大乘法而度之。如是道種慧及諸助道法，皆攝在般若中，是故菩薩當行道慧般若。

助道法皆空，有衆生不知如是諸法自相空，故爲分別是助道法，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但三十七品空不合不散；所有色等乃至一切種智，於聖法中亦自相空不合不散。不合不散者，是畢竟空義，一相所謂無相。是法雖空，以世諦故爲衆生說，欲令得入聖法，非第一義。是中；菩薩皆應以知、見學是法。初知名知，後深入名見；知名未了，見名已了。

聖法是般若異名字，聖法中諸聖賢，若佛、若辟支佛、聲聞等，以欲等諸法不合不散。不合者，一切煩惱名顛倒，顛倒即無所有，若無所有，云何可合？若不合，云何有散？不合故不輕凡人，不散故不自高。於一切衆生不憎不愛。是法皆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無色與無色法不合不散，乃至無相法與無相法不合不散。何以故？是法皆一性故。自性不與自性合，是名一相無相般若波羅蜜，菩薩應學。學已，無法可得相，一切法無

實相，是故菩薩不應學相，無相亦不應學，以取相故。有佛無佛，諸法常住，一相所謂無相。

菩薩不學有相無相，但修諸法壞，是修般若。以諸法壞故，無相亦壞。修色法壞，即是修般若波羅蜜。乃至修斷一切煩惱習壞，即是修般若波羅蜜。菩薩一心念薩婆若，憐愍衆生，欲得正行般若波羅蜜，不念色是有法，如是修，是修般若。以色是定實，有相過故。所以者何？有相者不修般若，般若中無法尚無，何況有法。是不修般若波羅蜜，亦不修五波羅蜜，是人著有法戲論，不修布施等。如是著者，無有解脫，無道、無涅槃、無三解脫門故，言無解脫；無聖人空法故言無道，無道故無涅槃。

無道者，是人戲論諸法，不厭老、病、死，著法故生邪見。邪見故，不能如實觀身不淨等，不能觀身故，不修身念處，不修身念處故，不能修受、心、法、念處。不修四念處故，不能修乃至一切種智。何以故？著有法故。

所謂有法、無法者，二相是有，不二相是無。取色相是二，離色無眼，離眼無色，乃至有爲、無爲性。何以故？離有爲不得說無爲，離無爲不得說有爲實相。是故，二法不得相離，凡夫謂此爲二，是故顛倒。一切法中，取相皆是二，一切二皆是有，有便有生死。何以故？有中生著心，著心因緣生諸煩惱，煩惱因緣往來生死，生死因緣而憂悲苦惱。是故說適有法便有生死，有生死不得免老、病、憂苦。以是，當知二相人無有檀波羅蜜，乃至無有順忍，何況見色實相。乃至見一切種智相，是人若不見色等諸法實相，則無修道，云何有須陀洹果，乃至斷一切煩惱習？

六波羅蜜有二種：世間，出世間，此人無有出世間六波羅蜜故，是故說是有相人無有六波羅蜜。若有者，但有世間波羅蜜，是人聲聞道種尚無，何況有佛道？故佛云：「若無修道，云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斷一切煩惱習。」是故，菩薩摩訶薩應徧學諸道，成就佛道，以是饒益衆生。

佛教的治學經驗和原則

方興

一、介紹幾位大師的治學經驗

(一) 太虛法師的治學經驗

太虛（一八九零—一九四七）浙江崇德縣人，一生辦雜誌、辦佛學院、辦教會、出訪各國。對佛教事業作出貢獻。他的治學經驗：

1. 「我非佛書之研究者」。近代一些研究者如梁啟超、胡適、王恩洋等人，以西方治學經驗來研究佛學，結果認為『楞嚴經』、『起信論』、『梵網經』等書是偽造。太虛大師在『評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文中說：「吾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學者，喪本逐末，背內合外，愈趨愈遠，愈說愈歧，愈走愈歧，愈鑽愈晦，不圖吾國人乃亦竟拔入此之迷網也。……嗚呼！東西洋之科學、哲學、文學史者，而日本於今日，所謂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太虛大師反對梁啟超、胡適等人跟在西方人和日本人後面，

亦步亦趨的錯誤主張。發揚我國慎思明辯，探隱索幽的學術經驗，體證佛學的微言大意。

2. 「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中國佛教大乘八宗，各有其優勝與不足之處，如果專承一宗，就會只知有一家之言，而無整體佛教的惡果，正確治佛學者，應從釋迦思想的本源，來研究佛學的整體，才能獲得準確和系統的認識。

3. 「無求即身成佛之貪心」。針對一些佛教徒不去認真讀幾本書，而是一味地追求即身成佛，或死後到極樂世界。這種以貪心上求佛道，非但於事無益，結果適得其反。

4. 「為學菩薩發心修行」。菩薩的誓願：法門無量誓願學，菩薩於五明中上求佛道。煩惱無盡誓願斷，即學了知識，要聯繫實際，首先要聯繫自己的言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眾生無邊誓願度，其次要聯繫社會實際，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作出貢

獻。能按上述三條去作，不急功近利，不求成佛，不嚮往極樂世界，則佛道自然成就。

（二）圓瑛法師的治學經驗

圓瑛（一八七八—一九五三）福建莆田人，十九歲出家，二十歲受具於鼓山湧泉寺。以後在天寧、天童習禪，並從諦閑、通智、祖卽、慧明、道階等人研習教觀。師二十四歲聽『楞嚴經』，乃於佛前發願，終身弘揚斯經，著述講義，用報佛恩。於是苦讀此經達十年之久。於經中疑難之處，逐一書條，貼於壁上。逐條靜坐參究，既明白一條，即扯一條。如是者又經過八年之久，一房疑難，扯盡無餘。六十八歲於上海圓明講堂，創辦楞嚴專家學院，畫講此經，夜編講義，每夜輒至三更乃止，至七十四歲，完成『楞嚴經講義』廿四卷，裝成五冊。師於五十年中，學『楞嚴』，講『楞嚴』，『註楞嚴』，辦楞嚴學院，自稱楞嚴講主，可謂一門深入。

（三）印順法師的治學經驗

印順浙江海寧人，二十五歲於浙江普陀山福泉禪院依清念和尚出家。受學於太虛大師門下。歷任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講師。主編『太虛大師全書』。著有『妙雲集』二十四冊。此外還著有『印度之佛教』、『一切有部論師與論書之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開展』、『中國禪宗史』。在國內外享有盛名。其治學經驗：

1. 在研究態度上：應有無我的精神，不固執自我成見，不預存一種偏見，不迷信古人，發揮經論的原文。

2. 在立場觀點上：應掌握三法印的原則，顯露佛法純正高潔的理想，才不會走上神化、鬼化的新路。佛法的重點是通過語言的教誡，啟發教育人們向上從善，反對侈談今生後世、神通、靈感之類的怪亂，因為外道也有這些，將佛法安立在這個基礎上，

不是與外道劃等號了嗎？中國佛教重死後重鬼神，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來對治。唯有非神化、非鬼化的人間佛教，才是佛法的原義。

3. 在學習方法上，應掌握以下幾點：

①從論入手：論書條理分明，結構嚴謹。學幾部論書，對奠定佛學基礎是有帮助的。不論大小論書，都要說明流轉的原因何在？知道生死癥結所在，然後對治突破，才能達到寂滅。這種理智型的學習方法，與充滿了宣傳詞句的這個法好，那個法門妙，這個法門成佛快，那個法門了生死快的信仰型的學習方法，有天壤之別。

②重於大義：對於瑣細的名相，如十八層地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名詞，看過了事，不必強記。研究佛學，要着眼於佛法的整體。如釋尊化世的方法與精神，法的重要理論，制律攝僧的意義，修持的重要方法等重大課題。

③着重辨異：以超然的態度去理解不同學說的內容，探求異說的原因。如大眾部與有部對佛身的認識就有分歧。大眾部認為佛的色身、壽命和威力都是沒有邊際的；諸如來語皆轉法輪。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世尊所說無不如義。有部認為：八支道道是正法輪，非如來語，皆為轉法輪。佛非一音說一切法，而是觀機設教。佛自說有不了義經，佛所說法非皆了義（見世友的『異部宗輪論』）。又如唯識經論對唯識變說，重於阿賴耶識種子變說，成為『一能變說』。重於阿賴耶識現行說的，成為『三能變』說。兩說皆淵源於印度。真諦與玄奘所傳，各有所重，何必偏新偏舊，非要『祇此一家』？

④重於思維：看書學習，唯有通過思考，才能加深印象認識，如死記硬背，不善思維，即使刻苦讀書，將來寫作，也是東拼西湊，拾人牙慧。如經思維，將片段的知識連貫起來。或觸類旁通，發揮新意，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或發現自己以前

的見解錯了，進行修正補充，或全部改變。唯有不斷地修正又修正，才能進步更進步。

4. 搜集和整理資料：讀書時可將不同類型的資料，分成專題，一類一類的抄出，將來寫文章時，隨手拈來皆成妙諦。如讀『大毘婆沙論』，可將諸師的資料，分類抄錄，即可以經過整理寫成『大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二篇論文。

5. 在通曉漢語的基礎上，應掌握巴、藏、梵文。現代日本學者多在這方面下苦功夫。此外，日、英文也應學。

（四）道安法師的治學經驗

道安（一九〇八—一九八一？）湖南祁陽縣人。一九二六年出家，畢業於南岳佛教研究社，歷任佛學院長、禪寺住持、獅子吼月刊發行人。著有『中國藏經譯印史』、『三論宗史論』等書。他的治學經驗：

1. 訓詁：研究佛學，首先要知文解義。對某一名相，每一文句的訓詁，宜不厭其煩，搜求原籍、異典、互相參證，作多方面的比較，然後抉出正詁，力求避免一家訓詁之曲附或誤解。如天台宗訓詁五蘊義，「受蘊」為前五識。「想蘊」指妄想，即第六意識。「行蘊」即執第八識見分為我，念念不停，即第七識。「識蘊」為別諸識性境，為一切善惡種子所依。這種解釋，號別有新意，但與五蘊的原義不符。

2. 達意：研究某部經論，或某個專題時，佔有大量資料，運用分析、比較、綜合判斷的方法，弄清其根本理趣，發展演變，流傳區域，不偏信一家之言。

3. 研究次第：

① 概論：研究佛學先從概論入手。古人寫的概論，有『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唯識三十論』、『賢首五教儀』、

『教觀綱宗』等書。近人寫的概論有印順著的『佛法概論』、『唯識學探源』、『性空學探源』、『中觀今論』。木村泰賢著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大乘佛教思想論』。

② 專論：即專攻某一宗派、某部經、律、論，或專攻某一問題，如緣起、因果、涅槃、佛性、真如等問題。專論屬於一門深入，因此必須懂巴、梵、藏、日、英等語種。如『唯識三十頌釋論』，漢文有真諦、玄奘兩個譯本，還有藏文譯本，又有近人劉定權及日人寺本婉雅由藏譯漢的譯本，要想攪清一部論書的內容，一定要參讀不同的譯本。

4. 治學態度

① 客觀：凡研究某一宗派、某部經、律、論，某一專題，要佔有大量資料，進行客觀的歷史考證，縝密思辨，分方面比較、分析、歸納，切忌主觀臆斷。

② 虛心：在研究時要虛心，不戴任何有色眼鏡，或主觀偏見。

③ 成果要有時代氣息：寫出文章，要用時代語言，與現代思潮融合。力求文理淺顯通俗易懂，普及大眾，深入社會各階層。

④ 加強對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宗教學的研究，辨其同異，取其所長。

（五）木村泰賢的治學經驗

木村泰賢，日本東京帝大教授，是著名學者宇井伯壽、高楠順次郎的學生，一九一四年與高楠順次郎合著『印度哲學宗教史』蜚聲學壇。木村曾輔佐高楠完成『大正藏』的編纂，他的著作有：『印度六派哲學』、『阿毘達磨論的研究』、『原始佛教思

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大乘佛教思想論』、『解脫之道』。其治學經驗：

1. 語言和知識上的準備

①語言上準備：漢語、藏語（藏語經典中、含有原典及漢譯中散失不傳的經論甚多。藏文佛典多為直譯，其學術價值與漢文同樣重要），梵、巴、美、德等語種都要掌握。

②知識上準備：佛教是宗教，必須懂一般的宗教學，宗教原理，宗教史。對宗教發生、發展、演變的規律，有所了解。如佛教教理與印度婆羅門教，耆那教共同之處甚多，不懂印度宗教史，何者是佛教特有的思想，何者是印度宗教共同的思想，就攪不清楚，往往會把異教的东西，當成佛教特有。佛教又具有印度哲學思想的內容，必須懂些哲學史方面的知識，即將哲學的態度和論理的方法，應用於佛教哲學研究領域。佛教是一種古老的文化，與歷史學關係密切，必須具備歷史知識，才能以史學研究的方法，確定三藏聖典和大乘佛經成立的年代。此外、處理經文，鑒定文物，考證人物等等，都需要豐富的歷史知識。

2. 佛教研究三大部門

①佛教史的研究：佛教史可分為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佛教史著重研究佛教與政治、經濟、民族、文化藝術、社會事業等方面的關係。佛學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正本清源，弄清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的主要內容。明乎此，對以後佛教發展的綫路，就容易理順。

②對佛教教理的研究：佛教教理的研究現狀，只停留在對古典經論註解的水平上，是沒有什麼出路的。要引進現代治學方法，從事佛教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宗教學各個領域的研究。也要加強對宿命論、意志決定論、自力他力論、懺悔論、迷悟論、救濟論、教儀學等專題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對佛學

思想的淨化。衆所週知，任何外來思想都有糟粕與精華兩部份。棄其糟粕，存其精華，是研究者的任務所在。表達形式，以現代語言爲佳。

③對教務工作實際的研究：如對僧團組織的改革，佛教團體與個人所經營的社會事業。如何將『法華經·普門品』觀音三十二應說，展開爲從事社會上各個行業活動的菩薩行。如何將淨土三經說的西方極樂淨土的模型移植到人間，建設人間淨土，這是佛教徒光榮的歷史任務。

（六）牧田諦亮的治學經驗

牧田諦亮，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近代佛教史研究』、『五代宗教史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之一』、梁、唐、宋『高僧傳索引』等書。他的治學經驗：

1. 研究學問：一、要有興趣，二、要有恒心。牧田從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的十年間，一直從冢本善隆、羽田亨學習中國文學、哲學佛學。

2. 共同研究：這是近四十年來日本學術界一種新型的研方法。由望月信亭、冢本善隆、牧田諦亮等著名學者所創立。其特點是數人同時對某論題或典籍，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如『佛教大詞典』、『大藏經索引』、『高僧傳索引』等幾部名著，都是採用共同研究的方法編寫的。

3. 透過現狀，了解過去：研究佛教史，要走出研究室，到與自己研究項目有關的地方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再參照文獻，才能避免片面武斷的錯誤。爲此，他曾多次來華訪問，對陝西、江西、浙江、上海、北京、湖北、廣東、西藏、四川等地佛教遺蹟，進行考察，收集了大量資料。近來他又訪問五台山，考查五台山佛教現狀，收集有關文殊信仰資料，並與中國佛教界進行交流。

二、佛學研究的幾個重要原則

前面介紹幾位大師的治學經驗，對我們開展佛學研究有借鑒，但爲了更好地進行佛學研究，還應堅持下面的幾個原則。

1. 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即從我國佛教的實際情況出發來研究。例如原始佛教的戒律規定：比丘不可持有金錢。不可以耕田種植，以免傷害生靈。應該出去乞討食物，維持生命。這就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在我國根本行不通。衆所週知，印度文化向來敬信沙門，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帶，氣候溫和，野生果木很多。乞食不到，還可隨處採集野菓充饑。我國古代重視農業經濟，除了貧苦無靠，淪爲乞丐以外，一般靠乞食過活，會被人們譏爲懶漢或寄生蟲，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歧視。因漢魏六朝的佛教寺院，主要靠統治階級的佈施供養和向信徒們募化。唐百丈懷海（七二〇—八一四）不怕別人攻擊爲「破戒比丘」，使佛教與我國封建經濟相協調，斷然提出建立叢林制度，開墾山林農田，以自耕自食爲主，以募化所得爲輔，耕種所獲，和普通平民一樣，按照政府法令政策，納糧定稅，既非特權階級，也不是世外之民。每日勞動，叢林述語叫「普請」，意爲無論上下，普遍參加勞動。方丈和尚須躬先領頭，爲衆表率。百丈禪師到了晚年還堅持勞動，弟子們過意不去，就偷偷地將他的農具藏起來。他因找不到農具，一天沒有幹活，也就一天不肯吃飯。樹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禪風，勉勵僧衆，感召後世。既是大衆勞動所得，叢林經濟，一切收支，絕對公開，稱曰「公衆」。當「執事」的，要相信因果，公私分明。不可私自動用常住的一草一木。如寶壽禪師，在五祖寺庫房當執事。住持和尚戒公，因病服藥，需用生薑，令侍者到庫取用，遭到寶壽訓斥。戒公知之，令侍拿錢到庫房去買。後來洞山缺人當住持，郡守請戒公推荐。戒公說：「那個賣生薑的漢子去得」，便有「寶壽生薑辣萬年」的公案。所有的僧衆，白天勞動，晚上參禪，對修行沒有絲毫放鬆。有「常住一粒米，

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的寶訓，警策人們要將「了道」放在第一位。百丈建立的農禪結合叢林制度，使印度佛教進一步中國化，叢林成了僧衆之家，大家在一起，過着同勞動，共消費，家庭式的集體生活，這是中國封建家族經濟的產物，對中國佛教的穩定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假若沒有百丈的改革，照那些「食洋不化」律師們的意見走下去，佛教就會步景教，摩尼教之後塵，很快地就會消失。

再如孝的倫理，在中國社會有絕對的權威。「孝」的具體內容：『孝經』第一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又『孝行章』第十三：「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以敬，養則致以樂，疾則致以憂，喪則致以哀，祭則致以嚴」。佛教出家出世，以方外人自居，超絕於社會，與中國社會孝的倫理發生衝突，遭到儒生的劇烈攻擊。爲了適合中國的這一國情，佛經的翻譯家們，翻譯了大量有關孝道的佛經，更製作了『父母恩重經』，以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在教理上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淨土教以孝敬父母，作爲生西方的重要條件之一。在上報四恩中，將報父母恩與報三寶恩並列。說明古代高僧們處心積慮地從我國國情出發，把佛教建立在「孝」的倫理基礎之上，使其能在新的環境裏站穩腳跟。

2. 不搞述而不作，不人云亦云，不迷信權威，不炒冷飯，在理論上要有勇氣。要像司馬遷說的那樣：「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佛學研究上要敢於成一家之言。昔道生讀法顯譯的『泥洹經』說：「除一闍提（無信的人），皆有佛性」。認爲「稟后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闍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曇無讖譯「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徒，以爲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遺之。後大經至，『聖行品』云：「闍提人雖斷善，猶有佛性」

。道生能不迷信經文，力排衆議，提出「闡提人有佛性」的卓見，爲中國僧人在外來文化中，爭得一席之地，實爲難得。至於智顗的五時八教，賢首的五教十玄，慧能的曹溪禪。等而下之，臨濟與德山呵佛罵祖，丹霞燒木佛，南泉斬貓，歸宗斷蛇，婆子燒庵。近代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對治在我國流行的神教、鬼教、死後的佛教。這些大師能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爲中國佛教樹立巍峩的豐碑，奠定了鞏固的基石。

3. 着重理論聯繫實際。過去曾批評理論脫離實際的人爲「教嘴子、禪腿子」。指學教的人多油嘴滑舌，言不及義，不能理論聯繫實際。佛學研究者要聯繫的實際是什麼？應該說是四宏誓願。①「眾生無邊誓願度」，是聯繫衆生的實際，即去造福社會，利益人群方面做了些什麼？做得怎樣？這是學佛者的前提。如果背離了這個原則，不管裝得多麼道貌岸然，也不管說得多娓娓動聽，充其量不過是些焦芽敗種而已。②「煩惱無盡誓願斷」，是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在研究的過程，時時要以遍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定六位心數，來對照自己，明確當前一念，是什麼性質？如果是煩惱和隨煩惱，則應除惡務盡，斬草除根。也即是神秀大師說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意思。③「法門無盡誓願學」是聯繫自己的知識實際。「和尚」一詞，漢譯爲博士或老師，說明和尚是古代的知識份子。印度人把知識份子分爲五大類，即聲明、因明、工巧明、醫方明、內明。做爲一個博士和老師，應通達一切知識。佛經裏說，菩薩於五明處上求佛道。據此可知，只有通曉一切知識的人，才能稱得起佛的稱號。相反，非但愚昧的人不能成佛，就是精通一門知識的人也不能成佛。④「佛道無上誓願成」，是聯繫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抱負。爲了上求佛道，這是佛學研究的目的。一般人把成佛看成是很神秘的事，這是錯誤的。其實成佛一點也不神秘，從釋迦牟尼成佛的內容，順逆觀察十二因緣的實事，充分說明成佛是證悟十二因緣中道妙觀。『般若經』說：「菩薩坐道場時，觀十二因緣不生不滅，如虛空想不可盡，是爲菩薩不共中道妙觀」。『阿含經』說：「十二緣起，甚深甚深，難見難了，難可通達；而緣起的寂滅性，更難了知，更難通達」。可見成佛的內容，是勘破非性空的實有，非緣有的邪空，不落斷常。除了通達緣起性空的實相之外，豈有他哉！每個佛學研究者，應以四弘誓願爲鏡子，天天照自己，做得怎樣。看到不足之處，找出差距，明確努力方向，在百尺竿頭上，前進再前進。

4. 加強參訪研究：參訪研究是佛教的優良傳統，悉達多太子出家後，參訪了跋渠、阿羅邏、鬱陀羅，即是向他三人進行參訪研究解脫生死的方法，結果認爲他們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都是錯誤的，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印度佛教僧團規定比丘天天過着乞食的生活，乞食的目的是什麼？主要是通過乞食和人民大眾保持着乳水的關係。了解群衆的疾苦，關心羣衆的痛癢，及時爲羣衆排憂解難。佛一生說法，都是針對僧團內和人民大眾中存在的具體問題而說的，從不無病呻吟，空發議論。

佛教傳到中國，歷代僧人，雲游五海，參方行腳的目的：一、爲了參訪名師，從他的言行上，學習一些寶貴的東西。二、爲了認識社會，宏法利生，改造社會。像玄奘、法顯等大師，爲了攪清論、律的理論問題，到印度去求法取經，進行調查研究。還寫出光耀千古的調查報告，如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淨的『南海寄歸傳』等，爲祖國的文化寶庫增添了光彩。

牧田博士提出研究中國佛教史，要到中國佛教祖庭進行調查，增加感性知識，防止片面，鬧出笑話來，這個辦法很好。如研究天台宗，儘管現在國清寺沒有什麼文物，但是也應到那裏看看，參拜智者大師塔院，欣賞大自然的風光，拍點彩照，印證文獻，也可以寫出幾篇有質量的論文。

(完)



完成修藏印行工作簡報

董正之

組會緣起：前總統府諮政屈映光上師鑒於遜清以降，三百年間，尙無修藏盛舉，爰於民國四十五年春，恭請總統蔣公核准，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一時黨國元老，學界名流，縉素碩彥，羣起響應，達二百五十餘人，洵屬極一時之盛！

修藏使命：祈求元首健康，文化復興，民生利樂，國運昌隆，世界和平，核戰永息；以爲修藏使命。

組織概況：經上師選聘熱心佛教文化人士，任理事、常務理事，以理事會爲研議印行藏經權利機構，分設會計、出納、庶務人員，掌管帳簿、出納，購買職務。另設印行機構，掌管印刷、裝訂、校對職務。又聘編審五位：印順法師、南亭法師、靈源法師、張曉峯居士爲編審，而以蔡念生居士爲首席編審，統理編審業務，念老耗十年心血，博覽環三十二種華文藏經，輯成首編目錄。分一、二、三輯，第一輯係宋版磧砂

藏，第二輯係明版嘉興藏，第三輯係東瀛卍字正續藏，都精裝二百八十巨本，平裝倍之，總五百六十巨冊。

遭受挫折：上師圓寂，主管印行部門陸崇仁，誤將經款台幣壹千萬圓，移作他用，致印行告輟達九易寒暑。

出任艱鉅：正之以曾代表道安法師，分赴南洋港九僑教社團，勸請藏經，海外僑社責難函電，紛至沓來，因此，出任印藏工作，幸叩上師哲嗣屈彥遠碩士鼎助，將歷七載時光，蒙三寶庇佑，完成印藏工作，箇中苦況，礙難縷述。

印行統計：民國六十九年起，本會第一齣由第一本至九十六本，由新文豐公司承印，計精裝一百本，平裝二十本（係每本數量），第三輯亦由新文豐承印，由第一本至七十四本，本數與第一輯同。第一輯由九十七本起至百本，改由信利印刷廠

承印；第二輯八十本精裝，二十本平裝，第三輯由七十五本至百本，同由信利印刷廠承印。精平兩裝均同第一輯並補印第一輯八本，第二輯四本，第三輯兩本，一輯精平裝各五本。二輯均係平裝，三輯精裝二十本平裝五本。

閱讀階層：除國內外佛寺外，尚有公家機構技士，社會生產機構技士，暨現役之武裝戰士，分佈階層，亦云廣矣！

分布地區：除國內港九地區佛寺外，普及五大洲，如南韓國會圖書館，南非洲圖書館，沙烏地王國國會圖書館，美國紐約市立圖書館，及澳洲圖書館。佛陀法身舍利，分布全球，對於救平核子浩劫，定有無比影響，可以想見！

經款收支：（一）藏經流通得款，暨海內外捐款共計台幣一千二百一十三萬〇三千六百七十圓。（二）印刷裝訂郵寄等費共計台幣一千三百五十六萬四千六百圓。（三）收支相抵，不

敷台幣一百四十萬九百三十圓。由本會常委董正之負責歸墊，以明因果，而昭信守。

經驗教訓：俗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信然！以正從事藏經印行工作，七載經驗，可貢佛教文化慈善事業參考，約有數項：

（一）主管及部份主管，必須曾受菩薩戒，具篤信因果者。
（二）凡事必須高瞻遠矚，訂定長遠計劃。如本會印行，初為節省開支，每本只印一百本。而勸銷結果，國外既達百部。欲益反損，智者不取！
（三）管理須科學化：如印藏大事記，寄發藏經記錄，包括地點寺廟、機關、學校收件人員姓名，並貼郵局收據，以憑查損，而免重寄。

（四）存放藏經排列，儘可能按輯別，冊數次第以便檢寄。聊述經驗數項，俾貢同道參考！

十五屆世佛尼泊爾會議

高永霄

第十五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The 15th W. F. B. General Conference）於西紀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七至十二月二日，在尼泊爾首都迦德滿都（Kathmandu）舉行，由世佛會尼泊爾地區中

心達磨太雅會（Dharmodaya Sabha）主辦，香港地區三個分會皆派有代表出席，分別是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永惺法師，隆敬法師，世佛會港澳區會高永霄居士，黎會植儀居士，佛教聯合會黃允

畋居士，元果法師，及何忠全居士。出席第六屆世佛青年大會者有佛聯會李宏輝居士，徐守滬居士等。

此次大會參加者除主辦國尼泊爾外，尚有比利時，中國，德國，不丹，韓國，孟加拉，瑞典，日本，泰國。馬來西亞，美國，柬埔寨，印度，加拿大，香港，緬甸，奧地利，新加坡，臺灣，蒙古，芬蘭，法國，蘇聯，斯里蘭卡，印尼，澳洲，和菲律賓，共有代表約三百名。

此次大會之主題爲「藍毗尼（佛降生地）——世界和平的象徵」，此乃響應聯合國議定今年爲世界和平年之故。因此在十一月三十日的研討會上，三位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皆以「尼泊爾爲和平地域和世界和平」爲中心而發揮。

大會以十一月廿七日假座加德滿都市的尤斯利（Dasrath）運動場作爲開幕場地，參加者有政府長官、各國大使，宗教首長，社團代表，及各階層市民，地區民族，青年、婦女和學生等約數萬名，世佛會各國代表入場，依英文字母排列巡場一周，受到熱烈歡迎，並有民族古典舞蹈和音樂助慶，青年少女組成千人操，場面隆重壯觀，並且由尼泊爾親王治蘭特利皇弟主持，發表尼泊爾人民對世界和平的精誠期望，願能實現永久和平，並呼籲全球佛教徒全力支持重建佛陀出生地藍毗尼園的計劃早日完成，成爲世界聖地之一，誠語重心長。

全體大會分多次舉行，通過各項重要決議，並有小組討論，分別爲：財務，宣傳教育文化，人民，弘法，團結，社會經濟及青年七組，各代表皆暢所欲言，去異求同，表現誠懇，對於世佛會未來的工作方針，甚有幫助。

尼泊爾國王與王后以各國貴賓光臨彼國，甚感慶幸，特於十一月廿八日下午四時至五時，在特賴木凡大學（Tribhuvan U.）嘉賓室接見各分會首席代表及世佛會各首長人員，並與他們共

晉茶點，並有泰國，斯里蘭卡，不丹及緬甸大使及其夫人作陪。

至於遊覽古跡及佛寺者，計有：加德滿都古城之士維蔭坡（Swayambhu）佛教支提，大約有二千年之歷史，建築在二百五十尺高之山崗上，是世界有名之古佛塔，其他一座是菩尼茲佛塔（Buddhath Stupa）乃尼泊爾人的佛教聖地，建築特別雄偉壯麗，令人起敬。

十一月卅日，全體代表被邀請到帕坦古城（Patna）參觀佛寺多間，受到全城萬多人列隊歡迎，各人被獻上花蔓和哈達，以示尊敬，其熱情表現令人感動！

在大會期間，辦有展覽室多間，展出書籍多種，琳瑯滿目，種類繁多，以英文爲主，其次有梵文原典展覽，手工藝佛像，當加、曼陀羅等佛教文物，美不勝收。

大會於十二月一日舉行閉幕禮，由尼泊爾政府教育文化部長主持，並由鄭天柱居士宣讀是屆大會宣言，畧謂：「我們世界佛教友誼會的會員，代表千千萬萬的佛教徒重申全力發揚佛陀完美教義，冀能影響所有人民和政府實行佛化生活方式，使人類能和諧共處，我們宣稱使尼泊爾之歷史皇國成爲和平地區，實行永久和平，並急切向聯合國表達意見，我們亦宣稱世界佛教友誼會純屬宗教團體，並無政治、思想主義，和種族歧視，以佛陀的教義改進世界和平與寧靜，我們更決定與藍毗尼信託基金共同發展藍毗尼成爲世界和平之永久象徵，世界佛教之精神中心，我們向在佛教徒佔少數之國家政府呼籲實施宗教信仰自由，與其他宗教共存！」

大會閉幕後翌日，由藍毗尼信託基金免費招待往藍毗尼及迦毗羅衛城（佛陀故鄉）遊覽，參拜聖地，參加者有百餘人，一觀古代遺跡，並願望早日建成，完成全球佛教徒之多年心願，使更多人得臨聖地朝拜云。



嚴羽的「以禪喻詩」

蔡惠明

詩屬文學，禪屬宗教，是兩種不同的體系。詩以精練的語言

啓示人們認識世界和人生，而禪則是直指人心，用隱喻促使參悟。六祖慧能以後，禪宗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詩人中間盛行談禪、參禪，他們的詩作中有意、無意地表現了禪理、禪趣；而禪師也和詩人酬唱、共吟，在詩中反映其世界和人生觀的觀點，因此詩和禪就建立了聯系。如唐詩人柳宗元在題爲「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五言中寫道：

「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
微言冀可冥，善性何由熟。」

他批評世人無取「真源」，追逐「妄迹」。如果能體會到「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熏修」，就能開得悟門，通其妙處了。

北宋詩人蘇東坡則以禪入詩，把禪意引入詩中，他在「琴詩」七律一絕中寫道：

「若言琴上有琴聲，
放在匣中何不鳴？
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於君指上聽？」

這個比喻出自「楞嚴經」，經中說：「譬如琴瑟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經過蘇東坡的藝術加工，以天真兒

童的語氣發問，含有機鋒和禪理，確耐人尋味。

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字儀卿、丹丘，號滄浪遺客，邵武（今屬福建）人。他論詩推崇盛唐，重視詩歌的藝術特點，反對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弊病。他是提倡以禪喻詩，強調「妙悟」和「興趣」，對清明兩代詩歌頗有影響。他著的「滄浪集」和「滄浪詩話」是「以禪喻詩」的理論代表作。

嚴羽的「滄浪詩話」共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個部份。「詩辨」集中地闡述了他的詩歌理論。在「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中，他寫道：

「僕之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創子手。以禪喻詩，莫此親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

嚴羽又把詩劃分爲漢魏晉盛唐、大曆以還、晚唐三個等級，以比喻禪家的大乘、小乘、聲聞辟支果三個等級，他在「滄浪詩話」中寫道：

「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

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

實際上聲聞、辟支均屬小乘，不能與大乘、小乘並列。嚴羽的劃分顯然並不適當，但他以禪爲喻，旨在強調盛唐以前和大曆以後的差別，這個見解還是有其參考價值的。

嚴羽以禪喻詩的作法，也有他的啓發意義。他引用「涅槃無名論」中「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解釋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把禪的識見力和詩的藝術感受力統一起來。他指出：妙悟可以使人悟得詩道，能悟而又肯學，學而又能取法乎上，才有希望登上詩之頂巔。妙悟之詩，其好處就在於「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就是要求詩歌擴大其語言的容量，通過有限的字句給人以無盡的啓示，取得多義的效果。他把禪宗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等形象地作了說明，在於突出詩歌語言的彈性和詩歌意象的多義性。

「詩人玉屑」卷一「吳思道學詩」中有這樣三首七律詩：

「學詩渾似學禪，竹榻蒲團不計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閑拈出便超然。」

學詩渾似學禪，頭上安頭不足傳。
跳出少林窠臼外，丈夫志氣本衝天。

學詩渾似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
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

吳思道在詩中用禪宗的說法論詩，要跳出杜甫的窠臼，自求創作。禪宗認爲一切事物都體現了「真如」，所以論詩也主張一切事物都有詩。他引謝靈運「登池上樓」詩中「池塘生春草」佳句爲例，「自家都了得」去悟入。

嚴羽把「學詩渾似參禪」推進到以禪喻詩。清王士禛在「帶經堂詩話」卷三中評道：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葉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春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悟上乘。嚴羽講「透徹妙悟」，而王士禛講「神韻其中」，可說是通禪於詩了。」

不久前在滬逝世的復旦大學教授郭紹虞先生，在「滄浪詩話校釋」一書中寫道：

「禪家靠悟，而詩人則於悟外更有事在。胡應麟『詩數』云：『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即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棄半途者。』（『內編』卷二）。指出詩家與禪家不同，禪家妙悟以後，就可以用宣揚佛法的話來說明一切，指斥一切，即一切是主觀唯心的。詩家妙悟以後，還須深造。假定詩家以妙悟而領悟到了詩要形象思維還不夠，還不一定寫出好詩來。要寫出好詩，除了領會到要形象思維外，還要從深入生活中找形象思維，與禪宗的參禪不同。說明嚴羽的禪喻詩還有不足處，但嚴羽能夠通禪於詩，應當說是一位用禪理來說詩應獲得傑出成就的詩論家。」郭紹虞教授是以現代學者的觀點，對嚴羽的以禪喻詩作出客觀的評價，是比較中肯的。

錢鍾書先生「談藝錄」對嚴羽的以禪喻詩則評稱：

「蓋比詩於禪，乃宋人常談。滄浪別開生面，如驪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獨覺，在學詩時功夫之外，另拈出成詩之境界，妙悟之外，尚有神韻。不僅以學詩之事，比諸學禪之事，並以詩成有神，言盡而味無窮之妙，比喻禪理之超越語言文字。他人不過較詩於禪，滄浪遂欲通禪於詩，胡元瑞『詩數』比爲「達摩西來」者，端在於此。」這與王士禛的說法是一致的。



六祖惠能的生平事略

一 早年事迹

1. 家境貧困 惠能俗姓盧，名惠能。據畧序說：大師初生，就有兩位異僧爲大師立名「惠能」，其義謂「惠者，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所以他從小就叫惠能。他的父親行瑄本來是在范陽做官的，後來被貶到新州，在新州落了籍，生下惠能。當時他的父親雖被南貶，仍有一個低微的官職。如宋李遵勗編的天聖廣燈錄曰：「父行瑄，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又宋普濟之五燈會元亦云：「父行瑄，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但一個被貶的小官，家境必然是不會好過，這點是可以想像而知的。

非常不幸，惠能出世才三歲，父親便去世了，剩下母子二人，流落他鄉，母親李氏守節撫孤，相依爲命。及惠能長大，上山採樵，賣柴來維持生活。如壇經行由品曰：「出身不幸，父母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五燈全書

亦云：「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窮，師樵採以給。」

由於惠能出生貧苦，所以其禪法亦顯得特別平民化。且每不喜歡接近高高在上的貴族與顯要，此或是他自小生長在寒門所造成的性格。

2. 求法因緣 惠能在市上賣柴，把柴送往客店時，忽然聽到一個客人誦金剛經，惠能一聞經語，內心即起領悟。但惠能在此之前未接觸過佛法，因而向客人請問：「所誦的是甚麼經？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客人告訴他說：「所誦的是金剛經，是得自黃梅五祖弘忍大師處。弘忍大師在東禪寺教化，常勸門人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覺得自己與佛法有緣，遂發心往黃梅參禮五祖學道。但既乏盤川，又無錢安家，幸有人資助十兩銀子，惠能安置母親妥當後，便抱着一股求道的熱誠，拜別了母親，前往黃梅參禮五祖。

演 慈

惠能在大梵寺說法時，自述其往黃梅求法的因緣說：

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弘忍大師在彼主化……」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使往黃梅參禮五祖。

這是壇經的說法。一般講述惠能求法的因緣，多以此爲本。敦煌本壇經的記載則較簡畧，只說「便即辭親」而去，至於他如何安置老母，則沒有提及。

惠能離開了家鄉，前往黃梅參五祖的途中，經過何處，及經過多少時日才到黃梅？敦煌壇經沒有提及。流行本壇經亦只是簡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然別傳却說：

某年大師（六祖）遊行至曹溪，與村人劉志畧結義爲兄弟，春秋三十。畧有姑出家配山澗寺，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大師晝與畧役力，夜則聽經至明，爲無盡藏解釋經義。……大師即住此寺，行道三年。……時大師春秋三十有三，後聞樂昌縣西石窟有遠禪師，遂投彼學坐禪。大師素不曾學書，竟未披尋經論。時有惠紀禪師誦投陀經，大師聞經歎曰：「經義如此，我今空坐何爲？」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三十有四，惠紀禪師謂大師曰：「久承蘄州黃梅山弘禪師開禪門，可往彼修學。」大師其年正月三日發韶州，往東山尋忍大師策杖塗跣，孤然自行，至洪州東路，時多暴虎，大師獨行山林無懼，遂至東山見忍大師。

從別傳這段記載說明，惠能去參禮五祖途中，先從新州到曹溪（今廣東曲江縣），並與村人劉志畧結義爲兄弟，劉志畧的姑

母無盡藏尼常誦『大涅槃經』，惠能不識字，却能爲她解說經義。住在寶林寺修道，經過一段時間，後聞樂昌縣西山石窟有智遠禪師，遂前往彼處學坐禪。後來，聽惠紀禪師誦『投陀經』，知坐禪無益，在惠紀禪師的激發下，決心去黃梅參禮弘忍。依別傳所說，惠能的參禮五祖，似乎是與『金剛經』無關，其往黃梅之前，早已過着修行的生活。

宋高僧傳卷八惠能傳亦有類似的記載：

忙歸備所需，留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畧，畧有姑無盡藏……尼深歎服，號爲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已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

五燈會元所記亦同：

祖遽告其母爲法尋師之意。其抵韶州遇高士劉志畧結交爲友。……尼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象議營葺俾祖居之……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山石窟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

壇經提到劉志畧與無盡藏時，是在惠能從黃梅得法歸來之後，如壇經機緣品云：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溪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畧，禮遇甚厚。志畧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驚異之……競來瞻禮。

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圯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

這種不同的記載，別傳所言，也可能有幾分事實，從地理上看，由新州（廣東新興縣）到蘄州（湖北省東南部）途中經過曹溪，是很有可能的。綜合這些出入，或可解說爲：惠能去黃梅途中，曾經在曹溪停留，可能是一段短期的停留，未必如別傳所說三年之久。並見過劉志畧與無盡藏尼。所以當他得衣法後，仍喜歡回去住在曹溪，再與劉志畧及無盡藏重聚。壇經記載惠能去黃梅途中是簡畧了，且將惠能與無盡藏的對答，記於得法南歸後。又畧去惠能謁五祖前，先參過智遠和惠紀二禪師的事。不過，這只是假定而已，其正確的答案，須待研究禪宗史的學者去考證。

二 黃梅得法的經過

1. 初謁五祖 惠能拜別母親後，懷着無限的希望，前往黃梅，孑然一身長途跋涉，到達了黃梅馮慕山，見到五祖弘忍。五祖問他：「你是何方人？到來欲求何物？惠能回答五祖說：『我是嶺南新州人，遠來參禮，惟求作佛，不求餘物。』一個不認識字的樵夫，開口竟有這麼大的口氣，實令人驚訝！當時，五祖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獼獠，怎可以作佛？』他却答言：『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弘忍一聽之下，便知道『此獼獠根性大利』，決不是泛泛之輩。但爲了恐怕驚動左右，且爲了考驗惠能的道心，所以命他不要多言，便立即叫他到槽廠去隨眾作務，擔任劈柴舂米的工作。如壇經行由品云：

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祖，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堪作佛？」惠能答云：「人雖有南北，佛性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

乃令隨眾作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天聖廣燈錄亦云：

祖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器，乃呵曰：「著槽廠去。」

五燈全書亦云：

祖知是異人，乃呵曰：「著槽廠去。」

從上所引，即知惠能初謁五祖，便深受賞識，五祖只是爲了掩護他，爲了避免傍人的嫉妬，故將明珠暗藏，令他做苦工。惠能千辛萬苦，自新州遙遠來到黃梅，一心爲求作佛，却使他去做粗工，如果是換了別人，這豈不是天大的委屈嗎？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碓房踏碓舂米。這些工作，好像與他所求的毫不相干，其實他心裏明白，五祖叫他做苦工，就是叫他尋常日用中去修。王維撰能禪師碑云：「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剝其心，獲悟於梯稗。」勞作與修持結合，雖是佛法會有過這種事實，如同梨絜陀伽因掃地而悟道，但却成爲此後曹溪禪的特色。

2. 作偈呈心 惠能碓房作務，經歷了八個月。一天，五祖弘忍覺得付法時機已至，雖然，宏忍心目中，早已物識到衣鉢的承受者，但爲了表示公平，且也爲了要考驗門下眾僧徒用功的境界，所以弘忍集合大眾，公開令全東山寺大眾作偈，自道心得，察看各人的見地，以便付法。時神秀在弘忍座下，居僧之首，且爲全寺七百眾之教授師，博通內外典籍，甚得大眾之擁戴，寺眾聞五祖之言，大家都早已默認神秀是當然之繼承人，故無人敢作偈與神秀較高下，如壇經行由品云：

……（大眾）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漫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上秀師。

（未完）

永懺樓隨筆之八十六

獨力弘法慈悲濟衆於加拿大之 王超群醫生

馮馮

在我所認識的名醫之中，王超群醫生是最特殊的一位，也是與我交誼最深厚的。

早在一九八一年，馮公夏伯伯與羅午堂伯伯分別打電話給我，說有一位王醫生想認識我。他們說，王醫生並不是住在溫哥華的，他是住在艾門敦（Edmonton 老華僑稱爲點問頓，是依照廣東四邑口音的譯音）那是加拿大西部阿拔他（亞畢打）省的一個新興大都會工業城，距溫哥華有兩小時飛機航程。

兩位老伯伯却說，王醫生從艾門敦來溫哥華出席醫學會議，只停留兩三天，他到世界佛教會的佛恩寺去拜佛，並且問我的地址與電話。

馮伯伯說：「這位王醫生每次來溫哥華都到佛教會來拜佛的，他聞說你的名字看過你的文章，很仰慕你，想認識你。」

羅伯伯說：「王醫生是很發心的，人非常之好，你接見他吧！」

我本來就喜歡結識醫生朋友，何況這一位醫生又還是佛教徒呢？我十分歡喜，所以立即就表示歡迎。

王超羣醫生打電話來，說着普通話，帶有福建口音，他是一位敦敦厚厚的青年醫生，大概是三十五歲左右。我在電話中一看就覺得他是很誠懇老實的人，心地光明慈善，而且充滿了熱誠，我立刻就可以感到他的友誼了。我就說歡迎他來，他說他還要帶他的哥哥和弟弟來，他說他們也很想見見我。

「歡迎歡迎！」我說：「歡迎你們賢昆仲一齊蒞臨寒舍，你們兩位醫生和一位藥劑師，是吧？你們兄弟都長得很相似，都是這樣微胖的，而且全都是戴近視鏡，度數很深。」

「是的，你知道？」王醫生很驚奇地說：

「瞎猜而已。」我笑道。

我能在電話中看見對方，這已不是新聞了，美加的新舊朋友很多都會經驗過請我說出他們在打電話的情形。很多人以為神奇，其實，這只不過是電波從電話綫傳過來給予我影像，沒有什麼神奇可言。何必大驚小怪？又說是神通，又說是天魔附體？須知人體本來就有電磁場，也有熱能，電話綫傳遞人的聲浪音波，難道就不能傳遞電磁波與熱波嗎？這並不需要有很強的超感能力，也都可以收到這些的。其實人人都只收到音波，把它整理為音樂或談話，人人亦可以收到熱波與電磁波，亦應可以把它整理為形象畫面。人們太懶惰，不去運用腦中的計算機能，反而妄指我是妖是魔夫復何言？總之，講電話，已經是有綫的傳遞，比無綫的雷達式越洋搜尋，那是容易得太多了。

王醫生昆仲一同初臨寒舍，那時是晚上八點多鐘。他們三兄弟，長得十分相似，尤其是他和他的大哥，相似得像是雙生子，他們講話的聲音態度也一模一樣，我預先把他們的樣子畫下來，他們一到，我就將速寫像送給他們。

「啊！」他們都驚叫起來：「你把我們都預畫了！」

「你未見到人就看出我哥哥也是醫生？」王超群醫生問我「這使他很驚奇，現在他人來了，你再看看他是不是醫生？」

「他的身體吸收和積聚了很多輻射，超過一般常人好幾百倍！」我說：「是的，他是一位放射綫醫生，我看見他經常用X光透視機，又有掛滿一室的X光透視人體軟片，對不對？王醫生，你要小心，X光吸入量快飽和了！」

王氏大哥驚訝得很，他說：「真是神奇，你真的可以看見我體內吸入太多X光？」

「多得已經快要接近危險讀數了。」我說：「王醫生，我

看見你的體素內含有很高的輻射量，在閃閃發光，你應該休假了。」

「你說得對，」王氏大哥說：「我早就應休假了。」他歎一口氣：「可是醫院太忙了，我預定休假多少次，也都不能實現。」

「爲了你自己的安全起見，我認爲你應該下決心離開醫院至少半年，」我說：「最好到大自然去，住在森林原野或海邊，等到輻射消除了才回去工作。」

「這是不可能的！」他苦笑歎氣：「我現在不能走開的，醫院太忙，自己的煩惱也太多，所以今天來見你，希望你指點一下。」

「你應當以身體安全爲重！醫院的事，你可以請別的X光醫生暫代，」我說：「至於你的煩惱，可說是你自己找的，你不應該同時投資買那麼多座房子，是三幢吧？這負擔是太沉重了。雖然是醫生收入比一般人好，也未必供養得起那麼多幢房子呀，你們人又不多，住不了，何必買那麼多房子呢？你假使有現款買，倒也不妨，看情形你是向銀行借款，分期付款的，對不對？」

「你說的全對！」

「可不是麼？你看見房地產價值飛漲，你就起了心，以爲有利可圖，反正醫生的收入高，容易向銀行押借，你就三處房子都以十分之一價錢投資，向銀行借了款來供分期付款了，可沒想到，這利息多麼沉重！這幾年房價大跌，利息又大跌，而你押借的利息比市面高，房子又租不出去，沒有收入，你變成你房子投資的奴隸了，對不對？你的醫生薪金還不夠付利息。」

「你說得全對！」王家大哥點頭：「只有一點沒說對！我

的房子是都租出去的，並不是租不出去。」

「你自住一幢，租出去兩幢，其中有一幢，有租客而常常收不到租，只有在對面海邊的獅子灣那座小別墅租給的也是醫生，是穩當可靠的，那洋人醫生一定準期付租，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那麼清楚？」王大哥驚訝地問：「好像你都親眼看見似的。甚至還知道我房子在獅子灣，那是很僻的地方呀！」

我微笑：「這些小事，還用親眼看見嗎？」

「是的！」他又說：「獅子灣房子的住客是個洋人醫生，他是個牙醫，他為人非常有信用，從不拖欠租金，另外一座房子的住客就靠不住。」

「你收到的租金也不夠付你押借的利息和修繕房子的，太花不來了！」我笑道：「你是白白辛苦而已！現在你想卸下仔肩也不行，房地產跌價，經濟不景，很少人買房子，你就是賣它，也不容易賣出，就算賣得出，也賠錢，獅子灣那麼遠，又遠又僻，風景雖好，普通人誰去買呢？除非是大富翁，你這些投資，就是你的煩惱之源了。這些都是因為貪圖賺錢之念所引來的煩惱。佛陀說貪瞋癡是苦惱之源，你應該明白了，你好像是天主教徒吧？天主教也同樣告誡人不可貪心的，真理是相通的。」

「是的，我是天主教徒。」王大哥點頭：「是的，天主教也一樣教人不可貪心，這是我自己的錯，不應亂投資，現在知錯了！的確是進退兩難，勢成騎虎了！」

「要解除這種苦惱也不難，」我說：「只要捨得了，放得下，不在乎金錢上吃虧點，把多餘的房子賣掉，不就煩惱消除了嗎？」

「是的！」王大哥苦笑：「我也願意這樣做，但是現在已經交給經紀去買了很久，也沒有人買呀！」

「總會有人買的」我笑道：「再耐心等一些時間吧！不過，以後再別亂投資了，知足常樂。」

王大哥弟弟問我怎知道他是幹藥的？我笑答：「你一身都是化學藥劑氣味，還沒見到你，就可以嗅到了，又看見你周圍有那麼多藥瓶和實驗儀器，那還不容易判斷你如果不是藥劑師就是化學師嗎？這不過是很簡單的推理而已，沒有什麼神奇的。」

說來有些難以令人相信，我竟應請為這王氏昆仲檢查健康，王氏兩位醫生和一位藥劑師都是受到高等醫學科學教育的人，他們三人的宗教思想各別，可是他們竟會要求我為之診看，這不是奇怪嗎？

當然我明白，他們原是半信半疑的，直到經過我的一番話，他們對我更加感到奇了，就都要考一考我吧？

我曾經面臨數千次這類考試，每一場都是十分緊張的，來人不開口，半句也不透露，叫我主動講出他們的健康狀況，家庭狀況和心中所想的事，這是容易應付的嗎？面對醫生的考試，就更加令我緊張，因為醫生們對自己的健康都沒有不瞭如掌指的，我診斷他們，講錯了半點也不行。把醫學專用名詞說錯了也不行，我真是如履薄冰，兢兢業業，唯恐唯懼啊！

曾經有些未見過我的人，在外面批評我，說我並無透視力，說我是騙子，這些話常傳到我耳中，我也不惱，我只置之一笑。就算我是騙子吧，倒要請教，怎樣去對陌生的人，一見面，不等對方開口，就指出人家的病源所在而又符合事實？又怎樣去把內行的醫生之群也騙倒？我縱能騙倒外行人，難道也能騙倒醫生們麼？

或者我確能騙倒醫生們吧？至少，接觸過我，被我透視過的鼎鼎大名大醫生們，又被我騙倒的，真真不少。至今為止，醫生們都在說我的透視力是令他們驚異的，如果他們不能證實我有此能力，至少也不否定我口述他們或他們的病人的病源正確，對於醫治有很大幫助。我倒願意看看批評者也這樣去接受醫生群或者專家面試一下。或者看那些自稱什麼氣功修什麼道法而開了「天眼」的人也這樣去接受考試。

王醫生昆仲也該算是被我騙倒的醫生之一了，我一直在「騙」他們，談到午夜，彼此都依依不捨而別。

以後，X光專科王醫生再來見過我幾次，藥劑師也再來，至於王超羣醫生，更是每次到溫哥華都必來看我，與我成為好友，他也常打長途電話來給我，也可見我的騙術高明啊！

王超羣每次來，我都盡力留他在我家吃飯，自然吃的必定是素菜，而且只是清水煮青菜，白煮豆腐之類，我們彼此都談得很開心。「母親節」那天，適逢他在溫哥華，他買了一大盤美麗的巨型菊花和一隻大理石裝飾品，送給我母親，上面寫着：「給親愛的媽媽！超羣。」事實上，他喊我母親為「媽媽」，而不稱「伯母」，我們母子也把他當做自己人了！

王超羣醫生出生於緬甸的一個華僑世家，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他還有一個二哥仍在緬甸做醫生，他們全家都醫生，我與醫生特別有緣，從前與我來往最親的一家洋人，父親是醫生，大兒子也是醫生，祖父是醫生，伯父、叔父也是醫生，這位洋人醫生，常說我長得像是他的兒子——可能是因為我的祖先原是入華漢化的中亞細亞民族，或多或少都遺傳了一些高加索人的特徵給一些子孫。我的一家堂兄弟，長得都像洋人，我自己則因有高加索人的眼睛而常被誤認為混血兒或葡萄牙人，而那位蘇格蘭裔的醫生，娶的是西班牙人，生的孩子就像歐亞混血兒。自從威爾醫生一家南遷美國之後，我也會

去加州探視他們，終因太遠，就逐漸少往來了，他們走了以後，我一直在懷念，王超羣的來訪，我又重新與一個醫生家庭成為了好友，值得我更歡喜的是，這是一個中國人家庭，倍感親切。

王超羣醫生並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是一位很特殊的人才，當他多年前剛剛來到加拿大唸醫科大學之時，他就不倚靠他的父母供給，他自己半工半讀，唸完七年醫科，他什麼工都幹過，他曾經在餐館做過洗碗收拾小工，也做過跑堂捧餐企檯侍仔，也做過打掃工作，靠這樣來供給自己唸醫科七年，得到醫學博士學位。

但是，新出爐的醫學博士，竟找不到工做，到處的醫院都有人滿之患，沒有實習醫生的空缺——加拿大從前奇缺的醫護人才，這十幾年却變成人才過剩。

王超羣當時連一個實習醫生的位置都找不到，他又不願倚靠父母的財富為生。他於是再去找零工做做，醫學博士去餐館做「企檯」可笑嗎？可是，這是美加不罕見的事。

他後來到一家倉庫去做看更守夜，你能想象嗎？可是這是殘酷的現實，這位醫學博士做了兩年的看更人，利用守夜的時間再閱讀，充實自己，改進了他自己一向不通順的中文，今天他能說國語，能寫中文文章，這是很少華僑「土生」人士做得到的，尤其是新一代的華僑子女，大多數都已經不會說中文了，更別說讀和寫中國字。這是多麼可悲的事！

我自己是很幸運的，我並未被環境淘汰了我的中文使用能力，到今天仍能用中文寫文章，而且以此為業，雖然收入很少，也還是覺得心滿意足的，也就是知足常樂吧？

我的新好友王超羣醫生能看得懂中文報章，他也看得懂我的佛教文章，就是從看了我在「內明」月刊的文章而來找我的

，我很歡喜得到這樣一位新好友。

他每次來，我都與他談論佛經佛論，我們並非世俗之交，而是佛法內的兄弟。我們的談話，是中英文交插的，有時我會洋洋灑灑地對他講上一兩小時的英文，以利他明白佛理，因為到底他的中文能力比我還是差些，對於佛學的中文名詞，他無法聽懂。

這位富家子全靠自己半工半讀成功的西醫醫生，對於佛法有相當深的認識，而且是一位很虔誠的佛教徒。他來自一個小乘佛教為主的國土，而他則兼修小乘與大乘，他同意我的看法：「佛教本來是一乘，無分大小。」

他本來在溫哥華的一家醫院工作，後來遷往艾門敦，自己開業為全科醫師。家眷也隨他遷居該處，他在那邊的醫務十分繁忙。他不但是受到當地居民尊敬的西醫，也是一位非常活躍的佛教弘法者，他除了精通西方醫學之外，還擅長中國針灸，他將中國針灸術與西方醫學結合起來，治好了很多奇難雜症，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對於貧苦的病人施醫贈藥，甚至自掏腰包購贈營養品與衣物，送給那些東南亞難民，他替貧窮者看病不收診金，更不在話下了。

仁心仁術施醫贈藥的醫生，世上不少，但是，在加拿大就不多見了。加拿大的各行業從業員，一年到頭輪流醞釀罷工，天天爭取提高工資與權利，使加拿大成為全世界罷工最多的國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工會罷工，海港碼頭工會罷工，郵政員工罷工，鐵路工會罷工，航空工會罷工，聯邦政府及省市府公務員罷工，還有：護士工會罷工，醫生公會也罷工，使到醫院關閉。一般自行開業的醫生們，也年年要提高診金，政府若不答應，他們就罷工。哪見過自己開業的醫生，經常義診貧苦病人不收診金的？哪見過非但不收錢，還施藥贈食的醫生？

王超羣醫生已經默默地這樣濟助貧病好幾年，艾門敦市的居民無不知道。慚愧得很，我們在溫哥華對他的布施善行，却一無所知。

他多年來一直在施醫贈藥，並且用自己的收入來在艾門敦租了一幢房子，開了一間小小的佛教教堂，他每週有好幾個晚上在堂內用英文講經說法，弘揚佛教。受過他施醫贈藥的越南難民，柬埔寨難民，緬甸人，泰國人，印度人，日本人，馬來亞人，菲律賓人，印尼人，漸漸都來聽他說法，越來越多，又帶了很多的人來，西方人也來了。小小的教堂，最初只有幾十個人，現在已發展到多達五六百人，房子已不夠地方接納了。

王超羣醫生的教堂已經成為加拿大最多人的佛教中心之一，而且是少數的英語弘法道場之中的最成功者。多倫多與溫哥華兩地是佛教的重要發展基地，兩地的佛寺佛社不少，但是，很少能用英語弘法，也極少能做到濟貧施醫敬老恤孤的各種布施。因此，來拜佛的人雖多達數千人，也全數都是中國人，並未能吸收西方人及東南亞及亞洲其他民族人士，至於由洋人主持的小型佛社，全加至少也有十數家，但是吸收的對象只限於洋人，他們論禪修密，也只是數人至數十人一處而已。真正成功地兼行小乘教與大乘教，普及於社會，吸收各民族佛教教會，就我所知，當推王超羣醫生的「艾門敦國際佛教中心」為第一！

他的佛堂，甚至於吸引了土著印地安人來聽法，這不能不說是由於他布施醫藥衣食的效果，印地安人的生活型態是嗜殺喜獵的，仍然傾向於原始的漁獵生活，叫他們別殺生，是等於緣木求魚，但是，王超羣竟然能感動得連土著也來聽信佛法！可見他的慈悲布施是多麼深廣，多麼感人了。也可見布施是宏法最不可或缺的重要先務了！曾經有一位大德新近移民美國，

在講經之餘，竟說：「佛教不需要做慈善的，只需要幾個同修在深山道場講經修行。」這幾句話出於一位大乘法師之口，使聽眾無不愕然，像那樣，想在現代社會弘法，祝願他幸運吧！佛法以布施為先！這是佛陀的遺教，怎麼那位大德竟不知道呢？真是令人詫異的事！無論小乘大乘，都是注重布施的，那位大德的驚人之論，已經傳遍了美加，被小乘與大乘兩教信徒都視為奇談的了。

相較之下，王超群醫生單人匹馬，獨自奮鬥獨力支持一個佛教中心，他不收會費，不收香油，不納捐獻，他只用自己的醫生收入來維持佛堂，他用自己的錢去施醫贈藥，贈衣贈食，救苦濟貧，他從不自稱是什麼身份，他常常謙稱自己是一個平凡的佛教徒，我看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佛心，或者他仍未能聽從我的勸告戒絕肉葷改為茹素，但是，他的心地是那麼善良慈悲，對人類社會是那麼熱愛，熱心布施，他感化了許多西方人，他接引了那麼多各種民族的人士皈依佛法，化暴戾為祥和，他這些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斷非某些不作六度萬行而只知吃素躲在深山，找幾個同修講經論道的大德所能望其項背的。光是吃素，不行慈悲布施，算是什麼佛教徒呢？若是不修行光吃素就可成佛，那麼牛羊也該都成佛呀！

王超羣非但大力布施，還以身作則地親自在他的「佛教中心」會堂親自做油漆粉刷打掃等工作，感動得信徒們紛紛爭相參加工作，他們這個教會是自助式的道場，沒有法師，沒有儀軌，也沒有深奧的經論，甚至沒有很多的佛教經書刊物，也沒有世俗廟宇的求籤……但是，各民族的人士紛紛湧來，自動參加該會的一切社會慈善工作，大家都來聽王醫生講佛法，雖然他講來講去都是「佛法以布施慈悲為先」，並未能講唯識因明學，也未能講什麼深奧禪機的禪話，可是人人都喜歡來聽，

喜歡來參加佛教布施慈善工作。縱然規模很少，惠及數家，他們在佛法慈悲的感召之下，人人都心生慈悲布施之心，感動了艾門敦全市的人。

每次他來溫哥華看我，他都和我討論他的國際佛教中心的弘法發展計劃與問題，徵求我的意見。我這個人是最沒有組織能力的，連我自己的事都管理不好，我的書房與臥室，亂得像垃圾堆，向我問社團發展方法，等於是白問，我能提出什麼好意見來？就是胡謔一番，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我很慚愧我對他的佛教中心毫無貢獻，我唯一可做的只是盡我所能，送些佛書給他。實際上也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都是香港美加各處佛教道場寄贈給我的書刊，我應該將佛書盡量流通，不應獨佔的。不過，這些佛書都是中文的居多，很少英文的，這就不能派上用場，因為王醫生的佛教中心的會員，是國際性的，各國人士都有，很少人懂中文，他們的英文為唯一的溝通語文。我也曾經向幾處英文的佛教出版中心呼籲他們支援王醫生，但不知成效如何？在這裏，我也要再為「艾門敦國際佛教中心」向英文佛教出版界呼籲一次，請對這個國際人士組成的佛教中心捐贈英文佛書。

他們的地址是：

Dr. Steven K. H. Aung

Chairman,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entre

Suite 1160, Professional Building

10830 Jasper Avenue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5j 2B3

虛雲老和尚遺相



虛雲和尚

六十餘年修持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續上期）

德清望着這湖中冰面倒影，不禁有所感觸，若有所悟，但一時也說不上來那是什麼，他緩步繞湖前進，看那美麗倒影雪山，苦苦尋思，却尋不着思悟落在何處。再想想，似有開悟，實無開悟，可是那一點點禪機，分明存在，好像是春天幼芽之甦醒生長欲出泥土，他遍覓時又無有。

他搖搖頭，策杖徐行，且不再去尋思吧！他決定不再去強求，悟也好，不悟也好，都不再放在他心上，他只求盡我，他只求一心向佛，一意追尋佛陀的真理。

於是他悠然飄逸，昂首前行，那時高空微露陽光，西面南方萬座雪峰頂上的天空，紫氣濛濛，藍影交錯，白雲滾滾擁簇，白雲上面浮着一座三角尖稜巖巖晶瑩雪白冰峯，稜面反射着金光，它君臨一切，再沒有比它更莊嚴宏偉的冰峯了！也不再沒

有！比它更崇高神秘的了！只見它浮在天頂上，白雲和萬峯都遠遠俯伏在它的底下，向它朝拜，它的尖峯底下是看不見的，只見紫氣藍影和白雲。

德清驚喜得呆住了，行遍萬里，越過萬重山，也曾見過貢噶神山，也曾遙望過南雅巴瓦峯的七千七百五十六公尺高峯，可是那些高峯和這一座天頂巨峯相比，未免是小巫見大巫，無論橫斷山脈，華山、恒山……甚麼山脈都不及這一個喜瑪拉雅山山脈最高峯的崇高氣派！

看哪！這座「永恒之峯」！懸浮在天頂上，君臨白雲萬頃和冰雪掩蓋的萬座高峯，看它多麼崇高，多麼莊嚴、偉大！晶瑩玲瓏！

德清完全被這份超然的崇高奇景震懾住了，他失聲叫道：「靈鷲峯！」

這莫非就是佛陀所居的靈鷲峯麼？啊！佛祖！弟子却怎生攀登得到峯頂俯拜於佛陀您的座下？

德清難禁熱淚，他五體投地，拜伏在冰雪上，他咽哽地唸佛，他哭泣得好像是迷途的三歲孩童尋着了慈母，他涕淚交流，那是傷感的、喜悅的、無限辛酸的、也無限感動的！至情的、也是極虔誠的，那是軟弱的，也是勇毅的，多少的辛酸悲苦，數十年來的宿願，半生的抱負理想，對佛陀真理的追尋……都在這些難禁的狂奔熱淚之中了。

那一「永恒之峯」四射着金光和晶瑩寒光，那是難得一見的奇景，通常它都被底下的浮雲終年遮掩，甚至在炎夏盛暑，也難得有雲開霧散之時，有幾人能見到此種金光四射的奇景？何況此時正是陰曆一月中旬，天陰多雲多雨多雪！這不是佛陀顯聖的奇蹟奇景嗎？

又有誰曾見過這座英人稱為額非爾斯的世界第一高峯峯頂四射金光？像那天中的太陽一般，它輻射着金色的光芒！

這不是佛陀顯聖的見証嗎？

德清伏拜多時，起來含淚仰瞻，他感動極了！他知道他已經獲得了佛陀感應了！他知道這絕不是附會，也絕不是正午陽光的反映。

看吧！只有永恒峯頂金光遍射，它底下的千千萬萬座雪峯都無金光，依然是雪白玲瓏，銀白世界！

那永恒峯頂的金光漸漸隱去，不久又再現出原來的晶瑩奪目寒光。正午的太陽依然掛在天頂，日芒寒光閃閃。

「何物橫天際，晴空入望中，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玲瓏！」德清脫口而出這幾句詩句，明知不工，亦未能描寫這偉大奇景之一分，但他並非詩人，也只能這般點到罷了。

看那永恒之峯漸漸隱沒於紫氣靄霧之中，只露出了最頂尖的一抹雪白，他知道那果然會是佛陀顯示的見証，叫他在這正月的雨雪中一瞻靈鷲峯，以堅他的信心，他感激再拜，然後前

行，他不再感到軟弱了！他勇邁前往，他一心一意，不畏冰雪凍滑，一定要越過喜馬拉雅山谷，到印度去朝拜佛蹟。

他甚至希望能夠攀登那永恒之峯，他明知那是不可能辦得到的，他知道那高峯位於尼泊爾與西藏交界之處，他聽說那高峯高達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那是相當於三萬英尺了，算算華里，也就有三百里了，他聽說英國人和其他歐洲探險家，紛紛組隊在夏天攀登此山；却沒有人能夠攀得到峯頂，不知多少人在峯上半途失事墜亡，不知多少人凍死，那山上高處缺乏養氣，空氣稀薄……他在拉薩和日喀則都聽說過這些，他知道那是不可侵漬的佛陀所居靈鷲峯，他固然夢想登山朝拜，可是他自問怎配？何況英領事館又不肯簽證讓他進入尼泊爾，他怎能前往？從後藏日喀則前往，却又無路可尋。藏人深深恭敬畏懼這座神山，沒有人敢從後藏冰天雪地攀越萬重高峯去到永恒之峯的。從來沒有人敢這麼侵漬聖山，甚至沒有人敢進入喜馬拉雅北麓的三百里以內羣峯的。

只好再俟異日罷！他歎息着，也許永無機會攀登永恒之峯了，也只好到印度去參拜佛陀誕生之地罷！

前面羣峯之上的巨大冰川寒光森森，等待着這位踽踽獨行的苦行和尚，路越來越陡急，越來越冰滑。

65

西藏南端的聖湖與草原都走過了，德清和尚依然是獨自趕路，這時節還太冷，未有來往的商旅，德清策杖踏雪，幾乎是一步一探，逐步登上喜馬拉雅山北麓，通往不丹與錫金的山路，那些雪深及他膝蓋，雪又都已冰凍堅硬了，十分難走，而這山谷的奇寒侵骨襲肺，是他從未經歷過的，他的鬚鬚眉毛上都積滿了冰雪；他嘴邊掛了一大團冰條，看不見他的五官，只見冰團內呼出團團蒸氣，他的斗篷上、肩上、風帽上，全都是雪，他的護面羊毛罩子也沾滿了冰雪，望得真像是一個冰雪妖

魔。

那谷風十分剛勁強烈，吹割得山雪捲聚成爲白茫茫的雪霧，那些鵝絨雪片，大如巴掌，漫天飄舞。前面路途都看不見，只見無邊無際的白雪，雪花飄撲，迎面侵入，那無邊的白色白得使他伸手不見五指，他好像是一隻螞蟥掉入一袋麵粉之中，盲目地、摸索地掙扎，他不時仆倒，他常常得從雪堆中掙扎起來，他已不能辨認道路，因爲道路全都被大雪蓋沒，他只有盲目地向着南方前進，他必須勇邁向前，否則就會凍僵在這山谷，他是不甘心這樣凍斃的。

他有生以來經歷不少風雪，他記得在河南的雪野遭遇，可是那一場風雪還不及這喜馬拉雅山谷的寒冷暴虐，至少那一次還能找到一處茅蓬暫避，而現在却連茅蓬都沒有，現在的這陡斜的登山路途上，兩邊山壁陡直如城牆，巖石冰滑，崖頂的巨大松樹杉樹也都沉甸甸地積堆了數尺大雪，重墜枝桠，好像無數座的白雪冰塔。德清沒有可能攀登崖上去寄身樹下，同時他知道他絕不可以停頓下來，否則他的血液就會很快凍結了，他很快就會凍死了。

「佛陀啊！佛陀啊！」他唯一的希望就只有佛了！他不斷地禱念呼喊：「弟子必定要掙扎到達印度去參拜佛蹟的，我要活下去！我還要懇求佛賜我智慧，讓我弘佈佛心濟度衆生……我不能就此凍死的，請賜給我以力量吧！請引導我脫出這奇寒的大雪。」

是的，他還有莫大的弘法任務還未展開，他還須參加重振佛教的艱巨工作，他絕不能就此屈服於風雪！

「弟子知道，這又是佛陀給予的一次考驗！」他想到：「這又是一次嚴厲的挑戰！這是試探我的信心的，我必須克服這一切風雪奇寒的考驗，百折不回，不拜到佛蹟，誓不罷休！」

他不斷地禱念着佛陀，覺得勇氣和體力都源源不絕產生，當然他仍是凍得顫抖的，當然他仍然是冷得肺內都疼痛的，他

的西藏皮手套內的羊毛也擋不住奇寒，他的手指凍得發痛，他的靴內的腳趾也凍得痛如刀割，可是他深深感到佛力的庇祐，他不畏怯，他不退縮，他知道他必能渡過這場暴虐風雪。

他已經失去了時間觀念，他不知道自己已在風雪中掙扎了多久，也許是一天，也許是兩三天？他完全記不起來了，那雪越來越深，漸漸地每一步都陷入三四尺的雪堆中，連腰身也陷入雪裏了。他簡直是在及腰的雪堆中涉行，他的身體闖着軟綿綿晶瑩的新雪，就好像在江水中涉渡一般，回望處，他闖出來的雪坑，曲曲折折，從山下一直拖上來，很快又被新雪飄下來掩蓋了。

他在這攝氏表零下十五度左右的喜馬拉雅山北麓涉雪掙扎着，這是有生以來最艱苦的一場風雪搏鬥！他此時心中別無他念，只有一個念頭！好歹死活也要掙扎到印度佛蹟去！

他好像永遠也走不完這雪海，那雪越來越大，越深，現在已經深及他的胸口了，幸而雪都是乾的，又細又滑又輕，像麵粉一般，他仍然能夠闖開雪路前進，他在雪粉之海中游泳着，掙扎着。

當他看見前面出現人家燈光之時，他簡直是不敢相信那是真實的，他狂喜不置，他感極而泣，熱淚奔流。

「佛陀啊！」他咽哽：「佛陀啊！感謝祢！」

他掙扎來到那座大雪五六尺蓋住的土磚房子門前，來到簷下，他突然就仆倒下來了，他全身的氣力都竭盡了，他虛弱、暈眩，他掙扎着叫喊了幾聲，然後他就暈過去了。

當他甦醒過來以後，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堆乾草上，屋內爐火熊熊，十分溫暖，一個形貌奇異的大漢正在爲他按摩，另一個則把皮袋的烈酒灌餵給他，德清感覺到熱酒嚥入喉內，他是從不喝酒的，他記得戒律，他連忙避開。

「你醒來了！」灌酒的漢子講着生硬的漢語。

德清神志漸漸恢復，他打量這兩個奇異服裝的漢子，他們不像是西藏人，他們是另外一種樣子，有些像漢人，又有些像苗人。

「這麼大雪，」那漢子說：「你從哪裏來的？」

「拉薩，」德清感覺到嗓音難開。

「拉薩來的？」那漢子大驚，叫了起來說：「你從薩拉來的？」

「是的。」

「啊！」漢子驚詫道：「正月裏，風雪最大，連我們都不敢趕路，你居然從拉薩走來了！走了幾天？」

「不知道幾天。」

「拉薩到此地也有六七百里路呀！」那漢子說：「就是平時晴朗日子也要走上三五天，你在這麼大雪中上山，怕不走了七八天麼？」

德清努力回憶道：「確實記不清到底走了多少日子了，只知不停地走……不過，開頭幾天並無下雪，記得經過聖湖之時，也還是天氣晴朗的，還見雪山頂那座高峯呢！」

「正月頭裏見到大雪峯？」漢子驚異道：「那真是奇怪，平常就是在七八月才見得到的呀！」

那爲他按摩血脈的漢子講了幾句土語，會講漢語的那人就說：「那末你大約走到什麼地方才下雪呢？」

「好像叫做什麼剛瑪的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程就下大雪了。」德清說：「不知此地是什麼地方呢？」

漢子駭然道：「大和尚你真是了不起！剛瑪到此地也有兩百多里山路呀，這大雪下了兩三天了，莫非你一直沒停？這裏叫做柏里，已經快到亞東了！」

「是麼？」德清也自覺駭異：「莫非我真的日夜不停？我覺得不辨晝夜，只見茫茫白雪，我也不曾留心走了多久。」

那土屋內有十多個人，一聽說，人人無不稱奇，都說從來沒有人敢在正月大雪登山到此的，也更未聽過有人在深及腰胸的大雪中能夠跋涉兩三天。大家都議論紛紛，德清却一句也聽不懂。

那漢子說：「大和尚，你是中國內地和尚麼？爲什麼到此地來？」

「我是從普陀山，拜遍五台山，華山，峨嵋山，拉薩，日喀則，如今取道前往印度參拜佛陀聖跡的，不知列位是何方人士？多蒙救護，衷心至感！」

漢子把話一一翻譯，屋中家人就都紛紛恭敬向德清跪倒下拜，德清慌忙掙起回禮，問那：「列位却是爲何多禮？」

漢子拜道：「大和尚必是有道德的神僧！我等敬服！我等均是不丹國人，此地是一小村，半屬西藏，半屬不丹，我不丹國人皆是信奉佛教的，大和尚能在大雪中登山抵此，必是神僧無疑。」

德清慌忙回拜道：「衲子德清，不過只是凡愚僧人，何神之有？冒雪登山，人人可爲。」

「不然」不丹漢子道：「大和尚有所不知，此條山路一向多有虎患，時有猛虎出沒，雪天無食，猛虎更喜出來獵噬羆鹿，若見行人，斷無放過之理，大和尚這一路來未遇虎害，又未凍斃，豈非神人？」

德清駭道：「這路上真有猛虎呀？我却是並無所見。」

不丹人說：「我等皆是獵戶，時常追獵猛虎，故此知道此地有虎踪，此山猛虎時常在大雪時出沒，侵害住戶，拖去牛羊，見人噬人，我等現下聚集就是爲了商議設阱捕虎呢。」

「阿彌陀佛！」德清慌忙唸佛：「這可不是佛陀保佑？我一路惺然，絲毫不知有猛虎，亦未遇到老虎，若是遇到，我這一把又老又瘦老骨頭，怕還不夠老虎一口呢！」（未完）



新加坡佛教施診所

為提高醫療服務設中醫獎學金

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成立十七週年慶典，本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在馬橋頭印度士路第一分所舉行。是日到會者，包括佛教四家大德及社會各階層熱心人士，該所贊助人，名譽董事及董、醫、職員，還有曾受該所醫藥照顧的病人等，約千餘人，他們都帶着健康而興奮的笑容，出席盛會，情況熱烈。

會場設在第一分所門前廣場上，典禮開始，行禮如儀，文殊中學軍樂團在會場演奏。合唱團唱佛寶歌，與會大眾向在香光莊嚴中的教主佛陀聖像前合掌致敬禮，總所副主席照清法師代表獻花，氣氛莊嚴肅穆。

大會主席妙燈法師致開會詞時指出：該所十七年來，不斷擴大服務範圍，提高服務效率，希望人人都能擺脫病魔的侵擾，獲得健康長壽！他呼籲教內外熱心人士，今後在精神上及行動上給予該所大力的維護與支持，使中下階層的民衆，可以繼續獲得該所義務的祛病保健照顧。

該所義務秘書長常凱法師，提出一年來的贈醫施藥報告，他特別指出的數點：①感謝十多年來一直在經濟上支持該所的善長仁翁，②一九八五年該所義診 411,504 人次，創歷年最高紀錄，③一九八六年一月至四月，該所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八點四四，不敷 209,814.43 元。他強調：開設施診所，令一切衆生脫離痛苦，是佛教徒的職責，他希望與一切善心人士共同耕耘這塊福田，讓人人都能身心健康。

空中結緣公益金步行團

八七年一月十一日開步

香港電台與三輪法相世佛佛學班同學會合辦之佛教節目「空中結緣」，自一九七一年七月開播以來，每年均有組成步行團，響應香港公益金百萬行。參加團體，計有佛教正覺蓮社、法雨精舍、明珠佛學社、佛教青年協會、佛學星期班、菩提學會、淨基佛學社等，及會友、聽衆，情況熱烈。

五年來籌募善款，接近一百萬港元。悉數撥交香港公益金。本年度步行團擇定香港區，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開步，時間爲上午八時半，在香港政府大球場 22 號看台集合。現時該會每日由下午三時至九時，有專人在會所候駕，以備索取步行表格。凡參加步行者，獲該會贈送印有「空中結緣」之 T 恤一件。

佛學班同學會會址：九龍太子道一四一號十字樓 C 座

電話：三一八〇六四〇〇

空中結緣播出時間：

星期六：香港電台第一台，下午六時十五分至七時。

星期日：香港電台第五台，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至十時半。

世佛僧伽會執委會

了中法師工作報告

（本刊訊）世界佛教僧伽會第四屆執委會會議於十一月二十日至廿一日在高雄市皇統飯店舉行。由會長白聖長老親自主持，計有法國、香港、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斯里蘭卡、美國及中華民國等四十餘位代表出席。

會議於廿日下午一時卅分開始，會長致開幕歡迎詞後，由秘書長了中法師進行工作報告，與會各委員也相繼報告了各地教情與活動。晚間由義永寺住持開種法師宴請全體與會者。

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全體委員赴元亨寺，舉行「祈禱世界和平大法會」，各國法師分南傳、北傳兩壇誦經祝禱，元亨寺「護國千佛三壇大戒」之全體戒師及新戒六百餘位出家僧衆參加法會，莊嚴壯觀，各國代表對我國佛教傳授戒法的隆重禮儀，嘆爲觀止。法會後於元亨寺設午齋歡宴與會各代表。

下午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悟明副會長辭兼會籍委員、了中秘書長辭兼副會長之提案，而請中國成一法師爲副會長、泰國特達馮法師爲會籍委員；中文副秘書長，則由印尼慧雄法師擔任；對於「獎學金」、「佛教大學」、「擴大徵收會員」及成立「長老會」等案，均作了詳細的研討；

至於下次執委會決定明年在紐約召開，浩霖副會長歡迎大家踴躍出席。

在會議中，法智委員率先捐助本會獎學金新台幣叁萬元，成一副會長捐台幣伍萬元，泰國代表團捐台幣貳萬元，法國玄微副會長捐台幣壹萬元，馬來西亞真果老和尚捐馬幣伍千元，新加坡瑪哈蘇旺委員捐坡幣壹千元。美國王薛佩蘭居士請悟明副會長轉贈本會經費美金叁千元，開種法師捐經費叁萬元，廣元委員捐經費台幣壹萬元。會長白聖長老頒發各委員當選證書後，宣佈會議閉幕。

聖印法師赴馬弘法 宣講心經極受歡迎

(本刊馬來西亞訊)馬來西亞八打靈觀音亭，為鏡倉長老在一九四七年創建，迄今已三十五年，福利基金的成立也已踏入二十個年頭。近日又創立了「大悲圖書館」藏經書甚豐，適足以滿足研學佛法者的需要。鏡老的慈悲弘化，推動如

來法輪，令人由衷敬佩。

為慶祝該寺創建三十五週年暨福利基金成立二十週年，特自九月六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啟建消災延壽吉祥大法會十天，法會中祈求世界和平，國泰民安，四象吉祥。

台灣台中市佛教會理事長聖印法師率團前往慶賀並弘法，受到鏡老與當地善信大德的熱烈歡迎。九月六日當天的慶典由聖印法師與斯里達瑪南達博士聯合主持。

六日至十五日一共十天，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恭請聖印法師宣講「般若心經」。法師對心經之研究極具造詣，有獨到之見解。此次應邀作獅子吼，把心經的精髓分析得淋漓盡致，該地聽眾聽講後，如飲甘露，喜形於色，掌聲始終不斷，嘆未曾有。十天的弘法，收到振攝人心，最大的效果。聽眾在不知不覺中意會神領。大家都對這台灣來的法師，有著說不出的崇拜，講經圓滿日二百六十多人皈依。

九月十五日圓滿結束心經的演講，旋即啟程返台。

捐款鳴謝

方肇周居士	港幣2,000.00元
何澤霖居士	港幣2,000.00元
僑港潮州普慶念佛社	港幣500.00元
王澄清居士	港幣200.00元
羅午堂居士	港幣200.00元
馮雲騫居士	港幣200.00元
黃牽治居士	港幣150.00元
甘果彥居士	港幣100.00元
吳澈居士	港幣100.00元
鄭僧一居士	港幣300.00元
陳其南居士	港幣225.00元
上期結存	港幣 16,201.70元
總計	港幣 22,176.70元
撥入 177 期開支	港幣 13,985.60元
結存	港幣 8,191.10元

一七七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13,985.6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2,617.00元
總計	港幣 16,602.6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10,152.00元
稿費	港幣 2,525.00元
郵費	港幣 2,125.60元
什費	港幣 1,800.00元
總計	港幣 16,602.6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發行人 釋洗塵
主編 沈金山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味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o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u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九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榮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三〇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一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陸元



△關山月繪 敦煌千佛洞之供養人像

△ 秦嶺雲繪 比丘日觀圖

